

第二版

風起的時候



辛吟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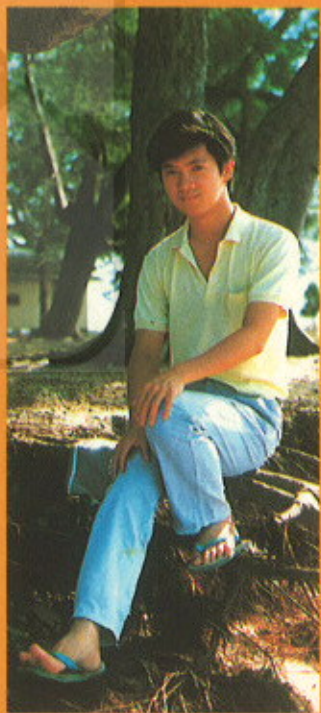
金波鵲伴  
辛吟松  
畫





### 作者簡介

辛吟松，原名辛金順，六字輩人物，生於吉蘭丹巴西富地，第一屆“潮青文學獎”得主。作品曾收錄在合集《成長中的六字輩》及《熒熒月夢》中，並著有散文集《江山有待》。



辛吟松 著

大品



風起的時候

雨林文集2

方鼎

# 暮色中憤怒的燈火

序辛金順的政治詩輯〈山風海雨〉

辛金順叫我給他的政治詩寫序。詩寄來，我讀了一遍，兩遍，三、四、五遍。掩卷後，問題來了，是煩惱，不是問題。詩，大體上都寫得不壞，如〈九月詩賦〉，如〈絕唱〉等，沒有飽滿的才情，寫不出那麼富有氣勢的作品。我的煩惱是：詩給我的困擾多於感動；是辛金順的文字有缺失嗎？是他的感情不真實嗎？還是他的陰柔詩風不合我的胃口？

辛金順的這輯詩嚴格來說政治意味並不強，也算不得是時事詩，從一九八七年的〈預測〉到一九九二年的〈絕唱〉，辛金順再三吟詠的莫不是已成爲他的詩的情意結的一種憂患意識，一種莫知所從，莫知所往的民族憂患意識。

試讀一九八七年的〈預測〉：

「時常夢到一季風雨自四方八面來襲



那時，山倒了下來，水沖了上來

我們的田地泛濫着水災

我們的家園被洪水掩蓋」

同一節里，他清楚地說：

「我們的聲音，迷失了方向

我們是迷失了方向的聲音」

這首《預測》並不是輯里最好的作品，但它具體而微  
地「預測」辛金順「民族憂患意識」詩的整個方向與內容

比如第二節觸及華族對國土的感情時，他寫道：

「我們仍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並且計劃，在新墾的土地

種下一些蟬聲和雨林」

而華族的感情肯定中摻雜着許多不安與委屈，這種不安與委屈一而再地在詩中流露：

「許多時候，我們沉默

我們不敢去爭論明天的問題

或許明天的問題不如昨天的回憶」

## 暮色

「像活在別人腳下的影子」

「我們向自己的土地把脈  
而想像，是黑夜，是恐懼」

有時不安竟變成具體的可怕事實：

「我們的土地，開始

被身後的黑暗一吮又一吮的吞掉」

雖然詩人在另一首詩作中說：

「而我的心中沒有恨

因為故鄉仍在我底夢里

因為——

我還有明天」

但聲音空洞，語氣猶豫，使人竟以為那只是詩末光明的尾巴。而辛金順大多數的詩連「光明的尾巴」都沒有。他的困惑、惆悵、憤懣、無助是條游走字里行間的蛇，我不喜歡那種陰柔的低溫度的感覺，我的不快幾乎是肌膚性的



「所以是風的就開始轉向  
是燈的，都已緘默  
是眸子的，都已倦了」

《政客》

「湧來，一些故事的蒼涼和沒落」

《夜思》

「遠逝的秋天，那年  
故園里一池剩餘的殘荷」

《寶山亭》

「痛楚的，是回不去的遺孤  
淒惶的，是揮不斷的蒂固」

《憂患里的水聲》

捫心自問，不談華族問題則已，談的話，困惑、惆悵、無奈、憤懣，恐怕是最真切的感覺。辛金順在《夜思》中輕輕地說：

「他們那小小臉龐枕着一夕安詳的夢」

幸福却在天真的唇角邊漾開  
如月光照過荷池清靜的水面，漾開  
一種美好的憧憬和未來」

他訴說的正是華族的隱憂：我們這一代算了，下一代呢？很多人移民就是爲了持續孩子枕上安祥的夢，爲的就是逃避「蟬蛙冗長的論辯／依稀關於土地和陽光的分配」而家園，却常是「一封投寄不出的家書」，「一條老歌哀哀怨怨」，「一面剛粉刷過的／被風雨侵蝕的門牆」。

辛金順寫及三保山時，把持不住，讓情緒泛濫過哀而不傷的界線，他的情意結失去了理性的節制。就詩論詩，《保山亭》、《三保井》、《飛簷》、《三保山》及《破碎的輝煌》都不是成功的作品，可是它們在一定的程度反映了部份華人對三保山事件的心態。

這種低調的嘆息悲吟一直延續到一九八九年的《憂患的水聲》。一九九零年的《子夜醒來》是典型華族知識分子夢迴里的囁語，說有多無奈就有多無奈。

一九九一年的《穗說》微露新音，多了一點點傳承得式的凜然與決絕：

「而最終，必還要

鐮刀一快

爲子孫，踏出一條  
坦蕩壯烈的歷史」

《晨望》是這種新音的再奏，《九月詩賦》則鏗鏘其聲，至《絕唱》，那種陽剛的氣概幾乎是沛然莫之能禦了。

「絕不摻雜土語和方言，絕不讓聲音在房間四壁鏗鏘回蕩讓歷史去詰問歷史公正和真理」

——《讀史》

「黃還是黃絕不變色，絕不洗出泥污後有父親的自信有我生命的肯定」

卓岸自信的口氣，比承得不遑多讓。而他對承得與游川的「反詰」，饒富機鋒。



「三分醉七分醒不如全部清醒

痛苦是痛苦讓它痛苦

.....

這頭顱

不是用來擁抱痛哭

淚要留起來

留給心間的江海

讓它濤濤，奔向血脉千里」

一九九二年的〈絕唱〉可說是整輯的壓卷作。試讀第

一節：

「像荊軻的易水蕭蕭

像于謙的粉身碎骨

像秋瑾的秋風秋雨

從此江海濤濤不盡

那土地的悲歌

你的頭顱

我的熱血」

一句「你的頭顱／我的熱血」把前面三句典故融化濃縮，鑄鐵爲鋼，點鋼成金，却又斬金截鋼，氣概非凡。

「他們說起，關於家愁

酒後狂歌

我把自己說成沒有家愁的人

一如九十二年前

大刀下你落地的頭顱

滿地江湖的白髮

在風中飄揚

魂飛烟滅」

那種易水蕭蕭的蒼涼，那種壯士一去兮不復回的慷慨，直透紙背。

可是蒼涼慷慨的畢竟是古人，是中國的荆軻、于謙、秋瑾，詩人儘管長嘯高歌，儘管移情昇華，那畢竟都是神州的歷史，歷史中的人物，詩人的頭顱，在此時在此地，只能「在風中飄揚」，在「歷史中漂泊」——

「而我該留下些什麼

當我的兄弟都飄飛如陌路的塵埃

像無根柢的民族

在人世間里流浪  
東南西北都有欲哭無聲的回眸」

原來世間最痛的不是拋頭顱，洒熱血，原來世間最苦的是空有一顆好頭顱，一腔紅熱血，却只能在詩中唏噓，在紙上蹉跎，在黑暗中，「獨對一影兩眸的熱淚」！



幾張薄紙升和式量與個類，詩人坐於寒夜頹廢之中，顯示



同文對

# 閃爍戰馬的戰鼓

對介辛卯公的戰鼓

大帳



何乃健

# 閃爍禪思的輝芒

淺介辛吟松的佛禪詩輯〈大地歌聲〉

辛吟松把他近年所創作的佛禪詩寄來時，我剛好在看讀海倫·加德納(Helen Gardner 1908)著的「宗教與文學」。海倫是英國當代文學評論家，她在「宗教詩歌的定義」這篇專題論文裏，提起一些著名文學家對宗教詩歌不屑一顧，認為宗教詩受到許多局限與約束，而無法把詩的光澤和力量高度發揮出來。例如S. 約翰遜曾經宣稱：「上帝與人類靈魂之間的交感，不能具有詩意。」他認為詩歌的精髓是「創新」，而新奇在宗教中是不合時宜的。T.S. 艾略特也認為：「宗教詩歌，是一種次要的詩歌，因為宗教詩人並不是用宗教精神來處理整個詩歌題材，而只是處理了這個題材中的有限部份。」大衛·塞梭也宣稱：「宗教情緒，並未證明是詩歌最肥沃的土壤」。海倫對以上詩歌理論作了中肯的批評，她認為每個時代之中，詩人們都根據那個時代的力量與局限，在人生的衆多形象之中，展示

了人作爲一種能進行宗教崇拜的動物的形象，從而找到了

據那個時代的力量與局限，在人生的衆多形象之中，展示

了人作爲一種能進行宗教崇拜的動物的形象，從而找到了種種方式來豐富我們的想象。

看完了這本書後，我不禁這麼想：如果約翰遜、T.S.艾略特，與大衛·塞梭懂得中文，又有機緣閱讀中國浩如煙海的禪詩，我想他們在立論之前，可能會更細心思考，而不至於武斷地貶低宗教詩的藝術價值了。

佛教於東漢明帝永平年間正式傳入中國時，只在宮庭中與貴族階層產生影響，在民間並不普及。經過漢魏、西晉、東晉、南北朝的孕育與拓展，佛教漸漸融合了老莊的哲學，儒家的神髓，而發展成具有中華文化特色的宗教；尤其是禪宗，更脫穎而出，形成中華民族不可分割的血與肉。禪思讓人從悟中自我淨化，擺脫自我執着，加深智慧與慈悲，使心無罣礙，不隨境遷，並且認真踏實地生活。中國傑出的詩人如王維、白居易與蘇東坡等的詩作，很多都把禪趣與生活揉合成一體。這些瀟灑着生活氣息，閃爍著智慧輝芒的藝術結晶，絕對不是次要的作品。

佛法宏闊幽深，以禪理入詩，除了要慧思瑩潔，還需要意境高遠，才能夠避免枯窘單調。辛吟松的佛禪詩，其中幾首禪味濃郁，加上象徵、比喻、暗示、聯想的交替運用，意象色彩鮮明，意境也遼闊深邃，予人立體的感覺。

〈夜讀大地經書〉，就是一首經得起再三嚼嚙的禪詩：

燈熄以後，清風明月伴我讀經  
庭院飄葉，花落如雨  
佛把星子點成了燈，照向  
我胸中的滄海

辛吟松所讀的經書，是由山河大地舒展而成的經典，這些經典所涵蓋的學問與知識，博大精深，包含了巔峯智慧精華。蘇東坡認為大自然本身就是一部永遠誦讀不完的經典，所以他說：「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明朝的呆庵和尚寫過一首《念佛》的禪詩，也認為禪理遍佈於宇宙中，無所不在：「念佛無非念自心，自心是佛莫他尋；眼前林樹兼池沼，晝夜還能演法音。」在詩人的慧眼中，溪流、山色、林樹、池沼都是佛陀的法身轉化而成，以天籟來為眾生破迷開悟。讀這本寫在大地上的經書，必須用心靈的眼。只要心中有佛，那應由佛「把星子點成了燈」，就能把宇宙中深蘊的真理在胸中照亮。

在另一首詩：《即興》的第四節，辛吟松以同樣的筆觸，來闡明大地充滿禪思與哲理：

山河，却縮成了經中的一偈  
化成了我眸中的淚  
洗去了歲月烙在心口的滄桑

佛教認為眾生、大地、山河就是佛的本身，佛教把這



洗去了歲月烙在心口的滄桑

佛教認為衆生、大地、山河就是佛的本身，佛教把這一切都等量齊觀，同等看待。這些事物雖然各異其態，本質上却源於一體。鳩摩羅什的弟子僧肇就曾經根據莊子的齊物論思想，來闡釋佛教的萬物一體觀：「萬物是同根，是非為一體。」他也曾經說過：「會萬物以成己者，夫聖人乎！」意思是將萬物融入自己的心靈，化渺小為偉大，化短暫為永恒。大乘佛教中這種萬物一體的思想，辛吟松在《十牛圖意解》中就很詩意的烘托出來：

山色是我

湖光是我

如泥土

我等待一季沉默的花開

辛吟松的禪詩還有另一個特色就是善於從投影入內心的繁複現象中，巧妙地挑選與提煉貼切的意象，將抽象與概念化的直敘與鋪陳，塑造成具體與形象化的渾然境界。他也常常靈巧地在詩中的主要穴道，安置了畫龍點睛的詩眼，令人領略到頓悟的驚喜。例如《袈裟行》卷一裏的兩行詩：

而我只有一雙芒鞋

把歲月踏成了茫茫的天涯

詩中的「踏」字，精確有力的刻劃出爲佛教獻身的僧人那種大無畏的精神。玄奘從長安出發到天竺取經，孤征十七載，身行五萬里的形象，栩栩如生地通過這個「踏」字呈現在讀者的腦海。

此外，〈山居〉一詩中：「晨來早起，看每片葉子在清風中參禪」，詩裏的動詞「參禪」一字，把晨光中的寧靜含蓄地表達出來。〈十牛圖意解〉中〈尋牛〉裏的詩行：「黃昏，天空開始瘦成了幾縷炊煙」，「瘦」字把暮色蒼茫中的天宇，在黑夜的蠶食中漸漸融入黑暗，只剩下嫋嫋的炊煙那種悲涼的感覺流露無遺。

平常心是道，行住坐臥皆是禪。六祖壇經的無相頌云：「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聖嚴法師也說：「生活就是禪，因此運水、搬柴也是禪悟者的生活寫照。」杜松柏說：「禪是一盞燈」，禪貴靜坐，燈貴靜觀。辛吟松在禪詩的創作上，已自辟蹊徑，若能在未來的創作過程中，多從生活中找尋素材，把人生經驗與感受，鎔鑄入禪理中，自我提昇，他的禪詩，肯定會像一盞燈，照亮自己，也照亮別人生命的歷程。



陳蝶

# 人在蒼茫歌夢遙

序辛吟松的情詩輯〈窗前笑我〉

今年初辛吟松告訴我他決定出版一本詩集，內容將分成四輯即政治的、生活的、禪的與愛情的詩。前三輯都各邀了有關方面的高人作序。輪到我來寫情詩之序，不知辛子以我拿手說情呢，抑或知道我對他的情詩必有認同之處？

論對政治的、對生活的以及對禪的態度，我想自己也沒試過像對待愛情那麼執着，是以他因情成詩，我傳情入序，雖各有前因，却也萬緣歸一呢。

我素來對「視覺」古典的文字組合有特殊的偏愛，更遑論有情有典有古意，經文學剪裁出來的傑作；而除了上述條件，我更加既頑且固地鍾情於哀矜內斂之文章。文章之動人處來自它們使人驚奇快意的程度，而近來我嘗試循走黑色幽默的輕快型幹線，皆因此種形式最能減輕個人與

立體的現實世界所互不平衡的盲點。





走黑色幽默的輕快型幹線，皆因此種形式最能減輕個人與

立體的現實世界所互不平衡的盲點。

不論政治之赤裸直接，生活之刻意去塵，或是禪之隨境隨喜，總不能一意孤行求文渴字而已吧？

回到含情歌泣的空間，回到辛吟松詩的世界，不禁要

擊石嘆道：情不異色，色即是情！

這裡情即是愛情，色即是所有詩中所取之景也。且提數段情不離色互相交會的例子：

「是兩岸千里的遼闊，抑或

是荷香一樣的淡泊

在風與風的對話中，只留下

一片寂寥的青空」

——情思引

「一揮手後就成了雲煙

妳是被遺忘在風里的雨蓮」

——掩卷

「雲白

山蒼

烟雲燈火舊時如夢

我是妳夢中  
匆匆而過的旅人  
爲妳晨昏顛倒  
爲妳撐燈而瘦

——涉水

「以遼闊的胸岸，等待  
千槩萬槩中，妳搖櫓歸來的  
水聲」

——古渡

辛吟松是現代的一個六字輩，讓他穿梭時光回到漢代，對着漢時星月，對着有潑黑黑髮的女子，怕也是個撐傘掌燈涉水採荷爲伊爲情而瘦的長情書生。所謂情不異色，便在於他的「愛情背景」竟是一片華美之色，如雲如水，浪漫已極！

我不知道他另外三輯的詩是否在經營時保持了它們各自的政治性、生活化和禪味全套，他的情詩的確表現了它的純度，情詩就是情詩，不含任何政治色彩，生活步履的聲音和氣味！而禪，其實它無處不在，我喜見他在〈古渡〉中守候水聲守望伊歸來的靜定，欣賞他在〈雨箋〉裡洶

茶時瞥見身影印落書上的同時，與蛙聲共驚起歌寂風遠的

「中守候水聲守望伊歸來的靜定，欣賞他在〈雨箋〉裡洶

茶時瞥見身影印落書上的同時，與蛙聲共驚起歌寂風遠的一九九一年！還有那些會〈浣雨〉的眸子，那個奔赴江南花草伊人水袖的春天，那些忘掉一生落寞在殘舊古調裡的寒瘦，在在呈現一片蒼茫。

而蒼茫應是辛吟松整輯情詩帶出的主題和重點！

它不只是暮色、鴉聲、心境和煙雲，它是一個境界，帶着含蓄而莊重，哀矜而內斂，沉默而期許的情懷，這便是一種執着的顏色，像一首天長地久的老歌。

他的青色歌語，却能激起我的中年心事，飲暮色，餐琴音，從荒涼中猜出滄桑，自去燕悟出舊時，如今領略這種景色，是一種進入斷雁叫西風的客舟之後空乏而又充滿等待的心情。

再看他〈酒後〉跟蹤中寫「傾壺說醉／在夜裡／看人世的畫影／在風中，明明滅滅……」，〈曉聲〉裡寫「歲月逐漸有了一些風霜／披衣／仍掩不住一身的寒瘦／皺折的袖口，有舊事蕩漾／浮動不安……」，便感到作者在不知是淡出還是淡入之中，把自己的如虹歲月染成一副「古典紫」色系的山水，辛吟松無疑有些哀沉，更有些無奈，總將這個色系重甸甸的感覺加諸詩裡如「淒迷如詩卷裡的雲烟」〈燈前〉，「一支的香孤獨成一個人／在荒荒涼涼的燒着」〈點香〉，「悠悠的年月如山水的清音，流過／

人世的雨露和烟雲」(給你，小順子)。

然而他的歌夢歲月，哀如逝水的心音，使我讀出一個鍾情者執着的嘆息，那也是我欲鄭重叮嚀的執着：一日的鍾情，已是一世的鍾情。

在慕戀之境中成全自己，不管是否盡在自唱着愛情楚楚的歌，而人影杳渺，槳聲只剩餘音，你却必須藉着愛情當日之誓諾，圓融地塑造你自己。

他寫的〈情思引〉，以唐詩作小標題：「直道相思了無益，未妨惆悵是清狂」、「深知身在情常在，悵望江頭江水聲」和「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每一段都成為我愛情的註腳。當中他有句「或許，在這二十世紀末尾的年代，一個美麗的故事都已開始風埋」，好一個風埋的字眼！可我不就此將一切埋葬風中，我立意在這世紀末為自己重新給「悵望江頭江水聲」理出一個美學的、雅緻的、空的情操，同時鼓勵朋友在失意中領略「放」的真意。只有放了，空了，你才能了無掛礙，再來品味江水之聲以外那轟轟的惆悵，這時它已成爲另一種聲音，却不再充滿怨憤，進而享受惆悵，含笑內看自己的哀傷，是一種大度的姿容。

我喜歡辛子這些詩題如：古渡、燈前、掩卷、雨箋。這些詩目，已先入爲主地使我要再三叮囑作者萬勿輕易放

棄落實它們古典、艷麗而雋永的色彩，將它們砌成愛情拼



我喜歡辛子這些詩題如：古渡、燈前、掩卷、雨箋。這些詩目，已先入為主地使我要再三叮囑作者萬勿輕易放

棄落實它們古典、艷麗而雋永的色彩，將它們砌成愛情拼圖的畫片。

雖然這些畫片或有遺失的一天，但人在蒼茫裡永誌那些顏色，歌也，夢也，即使真是那麼遙遠，一日的鍾情，已是一世的鍾情呵。

一九九二·六·九·貓城



辛子詩集

吳軍

吳岸

# 尋根遠征隊伍的漂泊歌吟者

辛吟松和他的詩輯〈拍盡欄杆〉

辛吟松把這一束詩交給我，要我寫一篇評序。原來這束詩只是他的新著《風起的時候》裏的四輯中的一輯，每一輯都請一位友人寫一篇評論文章，也當作序。「評序」一名，大概由此而來。

這束詩共有十五首，以辛吟松詩作之豐，這應該僅是精選的小部分。但也因此使我感到評論之不易。以文論文或以詩論詩，這種方法用諸於對一篇初學者的作品，就如同改卷子下評語一樣，問題不大，用諸於對一位成名的作家的作品如辛吟松的詩，至少在我是一件難事，更何況辛吟松在馬華文壇上，是一位很不平凡的詩人。

幸好這束詩的最後一首〈你又何曾睡去〉，記錄了我與他初次的偶然的相會，一九八八年九月，我應馬潮聯林木海先生的邀請，到板城出席第一屆潮青文學獎頒獎典禮，並發表演講，會前林先生帶來一位行色匆匆的年輕人，

說是剛從吉蘭丹飛抵，因為一時沒有安排住宿，要讓他和

與他私交的偶然的相會，一九八八年九月，我應馬潮聯林本海先生的邀請，到板城出席第一屆潮青文學獎頒獎典禮，並發表演講，會前林先生帶來一位行色匆匆的年輕人，說是剛從吉蘭丹飛抵，因為一時沒有安排住宿，要讓我和我同住。這人就是辛吟松，被評為第一屆潮青文學獎得獎人及傑出的青年作家。

那晚我們在旅店裏談了很多，談「關於文學和哲學」，談「二十五年和五十年的滄桑」，幾乎沒有任何代溝。那原因大概因為他雖然年僅二十五，却也很有一些中年人的感喟，而我雖比他年長一倍，也還殘存一點兒舊時的激情，更何況他還能背誦老子的道德經和莊子的逍遙篇，而我那時正醉心於道家的氣功呢。

但在彼此的談笑聲中，我不能不暗暗驚詫於這年輕人內心的憂患和哀傷。我也經過彷徨的少年，也有過多愁善感的青年時代，因為憂國憂民而失去自由，竟至於徘徊在絕望的邊緣。但我必須承認，我是不了解他，我還無法以我的時代來了解他的時代，這也許是另一種的代溝吧。

他在得獎作品集《江山有待》的後記中一開頭就說：「六年前，我曾在某一個深夜中審視自己的生命使向而潛然淚下，那時才十九歲。不順遂的成長歷程和坎坷挫折的歲月，時常令我在悲懷的情緒中孕育着一種壯烈的理想。後來，我開始把自己的孤獨和寂寞頤養在古人的典墳之中，或寄身於唐詩宋詞那遼遠而悠閒的世界，往往夜讀而忘寢，披衣生寒而不覺，一任自己消瘦的影子在殘黃的字

裏行間游走，並汲取書中無窮的啓示和喜悅，也基因這些啓示和喜悅的互相激蕩，文學最終成了我當時唯一的選擇，以作爲我對人生與學問的追尋和探索。」

他的這段剖析自己走上文學創作道路的文章，已足以作爲他的詩文的最好註解。辛吟松的詩的主題，總離不開對生命的探索，由此伸延而成對時間流逝的嘆息，對永不回來的兒時田野生活的回憶，以及對現實生活的無名的悲愁。

他喜愛回憶兒時農村的自然景色和淳樸的生活。長大後每一回到農村，眼前就會出現舊時的幻影：「乍然回頭，斜風細雨的從前／都到了身前，水牛在泥沼中／閱讀大地的故事／溪水潺潺流去，天空／依舊是我童歌唱過的謠曲／在母親倚閭的召喚中／……」（《野望》）

但是，這種片刻的歡愉很快就消失：「我來／却在一輛輛犁泥機轟轟的聲裏／惆悵地離開……」（《村行》）

辛吟松的懷舊詩，帶着鄉愁，也不可避免地帶着對時間流逝的嘆息。

《漁歌子》是辛吟松一組通過祖父的捕魚生活的回憶，反映早期華人的滄桑。或許作者所描述的確是他的「阿公」的經歷，所以寫得異常生動：「起網啦！——／阿公起身，耳裏盡是水動的浪聲／只留下，艙口一支未點着

的烟／和一大片陽光花白花白的／聆聽艙外一聲：Tank，



阿公」的經歷，所以寫得異常生動：「起網啦！——」／阿公起身，耳裏盡是水動的浪聲／只留下，船口一支未點着

的烟／和一大片陽光花白花白的／聆聽艙外一聲：Tarik,

Tarik／拉網的呼喝……」（浪裏的夢）

然而，即使是這樣寫實的詩，作者也還是免不了通過那「白朦朧的往事和一些滄桑的記憶」，通過「遠方攔淺的一隻破舟」和「一張網不住浪聲的漁網」，抒發自身對生命的悲滄感和無奈感。

辛吟松的悲情，也發自現代物質文明對人類生命的威脅和人類自身的失落。他這樣描繪城市：當黃昏被一把黑烟烤焦／喧嘩的聲聲在超渡滿街失落的遊魂／仰望，破碎的星圖垂落／幢幢幽冷的黑墳在風中狠狠燃燒／向黎明、一首挽歌嫋嫋升起／而在這座烟塵彌漫的戰場／有人開始在悼念二十世紀的死亡／有人却憤怒得在舔着自己的傷口／〈城市〉

而城市的生活似乎給辛吟松更大的創痛：總來不及掩蓋住自己的滄桑／淚就在黎明裏流了下來／當我醒時／數根的髮絲散落在枕上／夢已成了烟遠／〈回首〉

見過辛吟松的人都知道，他長得健康酒帥，風華正茂。像他這樣一個詩人，為什麼却充滿憂患，充滿愁苦？這是否是由於他的孤高的個性，還是由於他曾過分浸溺於「古人的典墳」，深受古人的消極思想的影响？

我曾嘗試思考這一問題。我想，如果把辛吟松放到我

們所處的這個時代和社會來考察，也許更能看出他的這種特有的思想與感情的非偶然性與社會性。我想了好久，直到今年五月的一天，我在中國的旅途中忽然有所領悟，便在筆記本上這樣塗上：

他是一個巨大的漂泊的民族，尋根遠征隊伍的年輕歌吟者，他以祖母懷抱中的體溫的記憶唱起被遺忘了的遙遠的歌謠。

我這樣看，便覺得辛吟松作爲一個生長在今日馬來西亞社會的特定環境中的華族兒子，他的這種孤獨的性格和憂患的感情，並非偶然，因此也具有一定的社會的、民族的典型性。

但我總覺得辛吟松對生命的看法是消極了些。好在他還年輕。他其實是一個天真的世故者，也帶着世故的天真。這便是我以為他其實還不是個真正的悲觀者的根據。再仔細看看他上面那些充滿憂鬱的詩吧，你又時時可以窺見作者執着的生的意志和期待：

「而在沙灘上，仍亮着／一頭，阿公扔棄的／猶不肯熄去的菸蒂」——〈心事〉

「遠方，亞答屋裏／一盞晦黯的燈／漸漸，亮起……」

——〈晚意〉

「想此刻風雨必已在對岸的黑暗裏打結了／世界很靜／已意長老／一些心事走過心事走過心事走過，——／我的

「想此刻風雨必已在對岸的黑暗裏打結了／世界很靜／記憶很老／一些心事走過心事走過心事走過，——／我的情緒在暖和的被窩裏醞釀着春天」——《感覺》

「在孤寂中學習思考，探索 and 沉默／因為生存的詮釋，需要自己完成／我遂化成了風聲／獨奏都城變調的風色／然後沉寂，漸漸／忘掉自己……」——《1991年我來到吉隆坡》

想到寫到，胡亂地寫了這些文字，夜已經深了。不再多寫了，就此停筆。這時，我又想起了四年前辛吟松第一次和我相見後寫的那首詩：

「窗外，燈火熄了／夢漂向黎明／在一聲悲涼號角聲裏／我醒著／你又何曾睡去？」

一九九二年六月八日清晨于古晉葛園

# 目錄

## 第一輯 〈山風海雨〉

3. 夜思——三十年家國

● 漠漠如煙的追思

11. 保山亭

13. 三保井

15. 三保山

17. 飛簷

19. 破碎的輝煌

23. 絕唱

27. 晨望

29. 穗說

● 九月詩賦

31. 讀史

33. 獨白

35. 這頭顱

37. 子夜後不寐

39. 火與煙

41. 行過小鎮的舊街

43. 暮色中的燈火

45. 政客

47. 子夜醒來

51. 憂患里的水聲

57. 預測

61. 因為，還有明天

第二輯  
《大地歌聲》



65. 山居

69. 夜讀道德經第廿二章

● 十牛圖意解

71. 圖一、尋牛

73. 圖二、見蹟

75. 圖三、見牛

77. 圖四、得牛

79. 圖五、牧牛

81. 圖六、騎牛歸家

83. 圖七、忘牛存人

85. 圖八、人牛俱忘

87. 圖九、反本還原

89. 圖十、入廛垂手

91. 即興

● 行吟

97. 之一：火祭

99. 之二：禪悟

101. 之三：無常

● 袈裟行

103. 卷一：眼界大千皆淚海

105. 卷二：可憐身是眼中人

107. 卷三：人間猶有未了情

109. 哲學以外

113. 夜讀大地經書



第三輯  
《窗前笑我》

● 流雲詩記

119. 一個下午

121. 掩卷

123. 燈前

125. 行水

127. 酒後

129. 話本

131. 歌語

133. 人世

135. 曉聲

137. 古渡

139. 雨箋

141. 點香

143. 只為了一盞燈火

147. 情思引

151. 涉水

153. 從歲暮中走回去

155. 星月的歌

159. 給你，小順子

第四輯  
〔拍盡欄杆〕

● 漁歌子

165. 心事

167. 封港天

169. 晚意

171. 很早很早

173. 那年阿公在南中國海上

175. 浪里的夢

● 田園曲

179. 野望

181. 村行

183. 夜興

● 短歌行

185. 城市

187. 小鎮

189. 回首

191. 問道

193. 水聲

195. 上香

199. 歲月

201. 四月暮色

203. 讀詩

205. 感覺

207. 1991年我來到吉隆坡

209. 旅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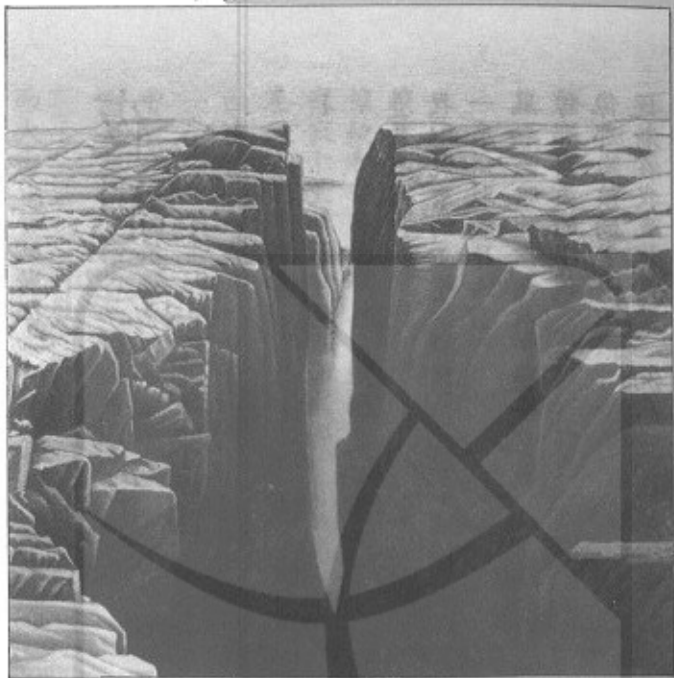
211. 客來小鎮

213. 你又何曾睡去



陳英德油畫

# 第一輯：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德記大廈地下大堂  
陳英德畫廊

## 〈山風海雨〉

2. 風起的時候 這雨夜思忖著父親的歲月  
與志願 一盞不眠的燭火

雲山詩集

# 夜思

三十年來家國

1

凌晨一點

我以沉重的心情，推開

一扇斑駁歲月的窗

風和黑暗兇猛湧入，冷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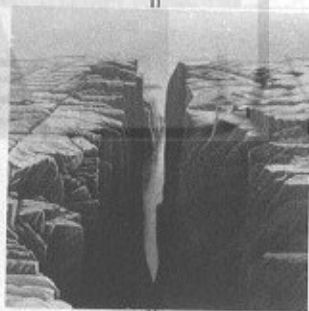
像那錯失的年代

像那血淚的歷史

逐漸在我底記憶里 沉默

窗外，英殖民時留下的大街  
古老的板屋和傾斜的暗影

壓着、一條窄窄的小巷



古老的板屋和傾斜的暗影

壓着、一條窄窄的小巷

而從這里走出去的

都已老了回來

三十年、回憶

一如廟前沉睡的石獅

悄悄長着蒼冷的青苔

在風雨中，忿怒地緣放着

三十年，許多人走過

帶着，沉醉的覺音

懷疑和猜忌的眼神，走過

寂寂千里孤墳，螢火的家鄉

走過，荒野的城鎮

而大街依舊延伸向

一岸高低不平的土地，以及

曾經氾濫的港灣

潮汐起伏，拍向一個遙遠的未來

而大街依舊延伸向



沒有盡頭的

遠山，重重疊疊

嵌入我深暗的眸里

當我開窗，在

每一個清冷的夜

一種跌宕不定的情緒

在歲月的顫慄中，開始

摺疊成了我生命里微微的寒意……

## 2

屋外的氣溫開始逐漸降低了

遠方林間的燈火一一熄去

像我童年時在風里守望的星星

熄去，像我少年時所有的等待和期盼

而小鎮仍沉寂如三十年前的沉寂

一條河流靜靜流過，向海

浪聲和黑暗却輕輕

湧來，如一首拓荒的悲歌

一條河流靜靜流過，向海  
浪聲和黑暗却輕輕

湧來，如一首拓荒的悲歌

此刻，孩子們都已酣睡

在這多風多雨八十年代的末尾

在這淒寒的午夜

他們那小小臉龐枕着一夕安詳的夢

幸福却在天真的唇角邊漾開

如月光照過荷池清靜的水面，漾開

一種美好的憧憬和未來

窗外，風聲悲楚

猶持續着，一場

蟬蛙冗長的論辯

依稀關於土地和陽光的分配

憤怒，怨和愛

依稀關於……

而黑暗仍如潮自街燈背後湧來

屋子，樹林，街道，花和草

淹沒……

遂感覺，佇立是一種期待  
在所有的置疑之前  
在所有的肯定之後

## 3

破曉未臨，晨星未落

古老的鐘擺在夜里竭力嘶喊

向左：民主

向右：民主

而夢在夜枕上繁殖

一種希望和喜悅

向明天，悄悄成長

於是，我開始用沉思記錄

父親的歲月和意志

一種不滅的向往，如火

向深深的黑暗伸入

向明日的太陽，昂首

尋找自己的影子

向明日的太陽，昂首  
尋找自己的影子

然後，我以寂寞的清醒  
緊緊擁抱，時間

一路脈流

一種延續

在血和血的燃燒中

在淚和淚的交會里

溪溪成黎明中的江河

不息，明澈、寧謐……

4

我開始聽到涼涼的鷄啼了，遙遠的  
如天光的號角自四方傳來

在寧靜的小鎮

在我佇立前

沁寒微微的窗口

而星河已開始向

四十五度的斜坡傾瀉

一種倦意，漸漸

在我底眸中  
如日，升起

而當我開窗

三十年來家園，往事

紛紛如秋天的葉落

紛紛，成

滿地蒼白的燈色……



莫莫嗟嗟的思

山亭

公孫時人子平年  
一與附甲與萬古  
莫莫嗟嗟的思

一曰古李伯  
莫莫嗟嗟的思

結句是一  
莫莫嗟嗟的思

莫莫嗟嗟的思





漠漠如煙的追思

## 保山亭

『魂依甲地萬古幽冥沾福地  
公庇征人千年亭祀配春秋』

當烟火薰黃了

一切古老的記憶

遂想起

風雨沉落後

遠逝的秋天，那年

故園里一池剩餘的殘荷

而衆神，默默

聽後院里的二胡

把一些前事

中興新編卷四書

而衆神，默默  
聽後院里的二胡

把一些前事  
拉成瘦瘦零散的弦曲

（南洋瘴癘地，遠征的孤魂啊！  
歸來，胡不歸來……）

神案上，一碟蘋果  
被殘陽照成  
斜斜的深影，斜斜  
仿如一封投寄不出的家書……

莫莫賦對幽思



仿如一封投寄不出的家書

漠漠如煙的追思

## 三保井

曾經說是

一口泉涌的歷史

曾經說是

一則傳說的流溯

忘鄉之後

我再回來

一切都已塵封

金魚

殘花

落葉

一方井自掙扎中疲倦醒來的青苔

落葉

一方井自掙扎中疲倦醒來的青苔

我再回來

左脚跨進來的是一心虔誠的情意  
右脚走出去的是一些滄桑的後事

莫莫或對白戲思

三  
山



左脚跨進來的是一心虔誠的情意／  
右脚走出去是一些滄桑的後事

漠漠如煙的追思

三保山

牧一世紀的風雨

山河歲月，古城門內

我肅穆的倦眼，盡是

喚不甦醒沉睡的影子

曾經

有人建議鏟平

曾經

有人說要美化

在酒醉打响一個飽呃後

雲起

雲落

雲起

雲落

而被遺忘的  
是一種沉默  
花和樹，以及  
無數望鄉的冥靈  
在夜來風急的時刻  
紛紛，搖自己成  
一首悲楚的歌，將夜  
慢慢淹沒

古城門外，仍是  
舊識的天空  
爛泥上水虫蠕動的橫行  
仍是，我一心  
不安的蠕動……。

莫莫敗壞的氣息



我肅穆的倦眼，盡是／喚不甦醒沉  
睡的影子



漠漠如煙的追思

# 飛簷

飛起

一個荒涼的夢

在千聲之上

在萬籟之下

在暮色冷冷的風里

而我在一些腐朽的蒼涼後

化所有的守望成

一角激越的飛翹

且在燈火微亮時

把溫柔的月色

輕輕，倒懸成

輕輕，倒懸成  
無盡的鄉愁

輕 後記：

像著一些如輕的

只留下兩只孤鳥

一團幽藍，在

蒼茫的夕陽中

自訴哀怨和寂寞

在遠處，像

懸著，二十個

懸著，懸著，

懸著，懸著，

懸著，懸著，

懸著，懸著，

懸著，懸著，

懸著，懸著，

懸著，懸著，

懸著，懸著，

懸著，懸著，

懸著，懸著，

懸著，懸著，

懸著，懸著，

懸著，懸著，

懸著，懸著，

懸著，懸著，



把溫柔的月色／輕輕，倒懸成／無  
盡的鄉愁

漠漠如煙的追思

## 破碎的輝煌

想着，被游人踏在腳下的歷史  
想着，二十世紀末族人的憂患

在灰灰濛濛的海口  
在所有眼睛都望向  
蒼茫的天色時

一個回首，五百年  
只留下兩只麻雀  
在夕陽下  
爭啄一些破碎的  
輝煌

後記：

爭奪一些破碎的  
輝煌

# 後記：

八月一日初上古城，佇立於寶山亭前，看三保山在黃昏夕照中寂寞成我心里潮汐起伏的晚來心事。沈園柳老，山在人非，一種漠漠如煙的歷史感情和憂思意識遂在我底心土上化水而生根了。是生根了，三生醉夢，六朝煙雨，在這個龍蛇不辨的年代，縱是荒墳斷碑，牛羊糞草，總也免不了被旋入政客的口中而化成沙塵滾滾的流言，迷神亂鬼，擾人耳目。

而山鬼們啾啾，在夜來風雨的時刻，在冷冷清清濕濕漓漓輕雷乍響的時刻，在我的想像穿過黃昏的盡頭而伸入和深入向五百年前一道古老城門的時刻。我倏然生有一種與草木同悲，江山共老的情念。心海亦是潮聲不絕，激蕩又激蕩成我欲振衣而起的悲歌慷慨。

因此，憶往思來，人世間，五百年前或五百年後，我們都是活在同一脈的血流里，同一片土地，同一個清風明月，同一種渺邈的情懷。共看生命在彼此悠悠的時空和年代里放歌。對於延續和傳承，都是像連綿不斷的青青山脈一樣，用血用淚用汗用歲月交織和默默付出而成的，就這樣啊！循接着子孫的希望於身上，穿風過雨，在關懷與記憶的邊緣間；在激越淒楚的愛和恨里，一直連綿不斷下去

只留下兩隻麻雀／在夕陽下／爭奪  
一些破碎的／輝煌

六點五十七分了。我依舊獨立於黃昏的衰照和光影破碎的蟬嘶里，看幾片枯黃了的葉子在冷風中輕輕飄落，飄起。青山白髮，誰來笑我？二十五歲後從老莊書里走出來，我却不禁兩袖生寒，感覺，我們民族和社會前途的問題已經被談得太多太多了……

黃昏未去，暗夜未來。遊客未散，飛思未斷。這時，亭里兩支蠟燭的火光却在幽暗的空間仿如兩點燐火般浮浮飄飄虛恍，虛虛恍恍，像一雙幽怨的眼睛。當我回首的時刻，却不意驚見於亭側有三兩個擺攤的正悄悄在廉價售賣着自己的一些歷史。而暮色，却自我底背後淒淒罩來……

古城歸來後，點滴成詩。是感嘆，是悼念，是緬懷，是追思。當然，也是一心不能自禁的澎湃。

（完稿於丹州白沙八八年八月十三日）

對信：

對 話

對 話

對 話

對 話

對 話

對 話

對 話

對 話

對 話

對 話

對 話



對 話

對 話

# 絕唱

夜讀中國近代史，當讀到戊戌政變失敗，讀到譚嗣同對苦諫他同往東瀛避難的梁啟超所說的那句：「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聞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時，血如海濤在我的心中以最狠最烈的悲嘶拍打着瘦瘦的胸岸，那種肝膽相照，那種生死訣別，那種從容就義，那種碧血丹心的氣概，令我擲書長嘆，不能句讀……

天下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從此天涯淪落

從此是沉痛哭泣

像荊軻的易水蕭蕭

像于謙的粉身碎骨

像秋謹的秋風秋雨

像雨路上的塵埃



像于謙的粉身碎骨

像秋謹的秋風秋雨  
從此江海濤濤不盡

那土地的悲歌

你的頭顱

我的熱血

而男兒的家鄉是歷史的家鄉  
聖賢書都化做塵土

這家，這國

這憂患的遺孤

你與四萬萬的人頭

橫刀而笑

我呢？留着先祖最後的膚色

在破碎的歷史中漂泊

他們說起，關於家愁

酒後狂歌

我把自己說成沒有家愁的人

大刀下你落地的頭顱／滿地江湖的  
白髮／在風中飄揚

一如九十二年前

大刀下你落地的頭顱

滿地江湖的白髮

在風中飄揚

魂飛烟滅

是去還是留

這年輕的歲月

不能等待熱血慢慢冷卻

不能讓勇氣沉默妥協

在書齋的窗前，北望

青山迢迢

明月照你

照你向從前母親歌里的搖籃

那里有父親最熱的血

那里有母親最咸的淚

那苦難的大地

你終於留下了你的頭顱

而我該留下些什麼

當我的兄弟都飄飛如陌路上的塵埃

像無根底的民族

你終於留下了你的頭顱

而我該留下些什麼

當我的兄弟都飄飛如陌路上的塵埃

像無根柢的民族

在人世間里流浪

東南西北都有欲哭無聲的回眸

我該留下些什麼

爲這風雨漂泊無依的人生

爲這乾坤俯仰

數不盡的山山河河

天下事，知其不可爲而爲之

一冊史書

一杯濁酒

一窗蟲吟

黑暗中，我却醒着

獨對一影兩眸的热淚……

後記：

譚嗣同在獄中的絕命詩：「望門

投止思張儉，須臾忽死待杜根。我自橫刀

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 晨望

寒意和夜色一齊撤退  
林中的一隊鳥聲  
把遠山唱成一片青翠的微涼

當陽光走過剛翻新的泥土  
歲月已被埋在土下生息  
血汗洒落，田犁碌碌  
耙梳着一些夢和希望

世世代代我們守着，在這里  
風風雨雨從不棄離  
細耕自己的悲喜

爬向無盡的天際

風風雨雨從不棄離  
翻耕自己的悲喜

爬向無盡的天際

在這裡，我們廝聚

如青苔一樣生存下去

迎接無數的晨明

然後，生長，老去……

草對，泥土是我們的聲音

與我們在一起

一草一木皆是家

朝來朝去，隨風

惠信



在這裡，我們廝聚／如青苔一樣生  
存下去

# 穗說

陽光燦亮，照過  
一季成長的希望

我在汗水里

尋找，泥土最真摯的聲音

如一則遙遠的傳說啊

我仍堅持與土地世世代代的關係

日月星辰和風霜雨露

沐我，在這壯闊的山河

我仍呈裸磊落的胸襟，向

扎在深土的根鬚

默然，垂拱

六月  
廿五

賣史

而最終，必還要  
鐮刀一快  
見証自己的生命  
見証自己的勇氣  
爲子孫，踏出一條  
坦蕩壯烈的歷史！



爲子孫，踏出一條／坦蕩壯烈的歷史



九月詩賦

1

讀史

昨夜讀史

倦眼與倦眼相對

六十瓦的燈泡

把白紙黑字照成一片模糊

我用最純正的馬來音來唸

絕不摻雜土語和方言，絕不！

讓聲音在房間四壁鏗鏘回蕩

讓歷史去詰問歷史

公正和真理

回頭，却見窗外  
一面剛粉刷過的

不覺是苦是樂

血肉與無情實而不無由歷史

被風雨侵蝕的門牆

靜靜，沉默……

自始至終內有夢

有出無入對立又對立自甘

黃彭是黃楚下世無情

開風和雨雨日無情

靜靜和風日無情

留聲機在一一七黃楚下世

五十年前的黃楚下世

半是雨水

山多青山

六月精細

S

風白



九月詩賦

2

獨白

山是青山

水是清水

五十年前父親渡海而來

留給我這一身土黃色的皮膚

拓荒時烈日曬過的

開地時風雨打過的

黃還是黃絕不變色，絕不！

洗出泥濘後有父親的自信

有我生命的肯定

而皮膚下

血肉建構結實而不屈的歷史



九月詩賦

3

這頭顱

這頭顱

不是用來醉酒

三分醉七分醒不如全部清醒

痛苦是痛苦讓它痛苦

微醺之後再來傾吐胸中的不平

一如龍燈的肚里點不亮熊熊的烈火

這頭顱

不是用來相抱痛哭

淚要留起來

留給心間的江海

讓它濤濤，奔向血脈千里

大月結類

千面對不寡

這頭顱  
是用來堵狂瀾  
用來聚沙塔  
看宵小滅迹  
看魍魎遁去  
而百年後  
醉酒，我要  
痛哭，我也要



這頭顱／不是用來醉酒／三分醉七  
分醒不如全部清醒

九月詩賦

4

子夜後不寢

子夜後不寐  
只爲了一盞燈  
能照出我的影子

在窗外夜最深的時候  
在夜裏雨最狂的時候  
在雨中風最寒的時候  
我絕不熄燈

我絕不熄燈  
讓黑暗涌入  
讓影子消失

六月  
琵琶

76

火味因

乳壯童主神英烈  
空頭無髮自心  
拜安火叶即  
公前無髮自心  
公前無髮自心  
外多其時眼  
滿眼無官目時無髮自心  
其草無髮自心  
滿林千叶無髮自心



只爲了一盞燈／能照出我的影子



九月詩賦

5

火和烟

滿林子的枯樹，我是  
拉浪草的風倒折腰，我是  
蝙蝠的盲目和烏鴉的喧噪，我是  
我是火和烟  
必須燃燒自己  
必須燃燒自己  
我是火和烟  
必須燃燒自己  
尋找重生的灰燼

三十年前三十卒謝

謝文耀詩集

謝文耀詩集

謝文耀詩集

謝文耀詩集

謝文耀詩集

謝文耀詩集

謝文耀詩集

謝文耀詩集

謝文耀詩集

謝文耀詩集

謝文耀詩集

謝文耀詩集

謝文耀詩集

謝文耀詩集



必須燃燒自己／尋找重生的灰燼

九月詩賦

6

行過小鎮的舊街

行過小鎮的舊街  
殘陋的板屋畏縮在  
回教堂龐大的陰影中  
抬頭，是高高的尖塔

早晨，門神在收集聲音  
一些初醒的夢  
一些昨夜星月的光痕  
一些……  
而塵土囂張

揚起沉落後揚起  
三十年前三十年後

天空依舊高高懸在前方  
一些從容和冷靜却必須偽裝下去

風雨嗎？陽光嗎？

行過小鎮的舊街

一首老歌哀哀怨怨

和車絕塵而去……



回教堂龐大的陰影中／抬頭，是高高  
高的尖塔

九月詩賦

7

暮色中的燈火

割過禾穗的鐮刀  
割下了落日

暮色就悄悄從山邊來了  
荒涼一如四十年前  
英殖民時的歲月

你還是掌燈的人嗎？  
看夜色老如鬢邊的額紋  
皺摺着時間狠狠刷過  
多少凹凸不平的蒼涼

這大地啊！

你說……

而我是暮色中

你無言守著的

一盞漸漸亮起的

憤怒的燈火！……



而我是暮色中／一盞漸漸亮起的／  
憤怒的燈火

## 政客

是永恆了

城市的謊言霓虹的笑

以及，從暗巷走出來的

政客和飲者的口

像兩只並立的酒瓶

在空寂與空寂以外，堅持

多變的信仰

所以，是風的都開始轉向

是燈的，都已緘默

是眸子的，都已倦了

唯月光輕輕湧來如潮汐的起落

拍打着叢叢的山山樹色

而向

最後的海洋，湧入……

於是，古早古早的天也已老了

一如我是林子再找不回自己的綠色

千外頭來



政客和飲者的口／像兩隻並立的酒  
瓶



# 子夜醒來

子夜醒來

熱血不再沸騰

沒有夢的年代啊

情緒是窗外的風

伴和着幾聲不安的蟲鳴

在凝寂的黑暗中

淡淡，吹過

屋樑上

老鼠和老鼠互相追逐

吱吱唧唧

一些秘密

向房間的角落進去

書櫥里

樟腦丸擋不住蟑螂縱橫四壁

除也除不清

殘黃的紙屑

碎散在書與書間

仿佛謠言

蠶噬着一些

快樂和不快樂的心情

而臨睡前

我折疊在桌面

歷史的筆記

浮皺着一些折痕的不平

靜靜的，把夜

夾得死死

星星在屋外

屋外的山山河河

我却必須學習／在清醒中，如何／  
安然，睡去

車聲呼嘯而過

像鄉間晚鷄的清啼

唉！感覺

烟和霧一樣

浮遠，浮近

都說過了

沒有夢的年代

子夜醒來

我却必須學習

在清醒中，如何

安然，睡去……

漢文：幽蘭結露  
 音：幽蘭結露

此詩向

來，幽蘭結露

幽蘭結露

幽蘭結露

幽蘭結露

幽蘭結露

幽蘭結露

幽蘭結露

幽蘭結露

幽蘭結露

幽蘭結露

幽蘭結露

幽蘭結露

憂患里的水

憂患里的水

憂患里的水

憂患里的水



## 憂患里的水聲

(獨白：我是憂患的水花要在時間  
里怒放聲音)

(1)

一九八八年，從年初走向歲暮

十二月，鐘整個半島的濤聲向我拍來

海，在夢里

我，在海里

悠悠的潮水依舊喧嘩來去

岸，沉默成最長最長

悲憤向

零度的緯綫狠狠衝去

而霧迷津渡

煙在遠方

島在遠方

當我驚然從濤聲里醒來  
天仍未亮

(2)

星在天上

燈在岸上

魚在水里

以泡沫的宣言和諾語沫  
述說，關懷和愛

而歷史，在記憶的另一端漂泊

是清朝或民國

或更遙更遠的明末

從古渡的最北向最南  
寒流湧來

蝶族湧來

追逐一片陽光溫暖的海潮

歷史的這一端

風雨戈入時間里旋轉

倉惶的神色

失調的鄉音

在魚與魚彼此相忘的眸里

轉向

一個茫茫的未來

(3)

未來和現在

我安然醒着

睜空虛的眼和黑夜對望

激瀾着悲壯的豪情，飛躍

在狂浪拍岸之間

在砂石流散之間

完成，我這一生如淚的冷冷

三十一年了

數不盡濤中的迴流捲過  
在這滿地的亂礁和盤渦

迴眸，盡是

變色，隱避

偽裝的魚蝦與蟲蛤

而三十一年前

痛楚的，是回不去的遺孤

而三十一年後

淒徨的，是揮不斷的蒂固

抬頭，我看到

在蒼茫的歲月里

遠方的島和島

在南中國海一片澎湃的潮聲中

一一，淹沒……



## (4)

黑暗終將撤退

在破曉時分

在所有張望的眸里

而天醒了

海洋和陸地

也醒了

風和雲企圖扭轉一些

氣候和風景

那時，潮水退了

那時，岸上的燈火

也熄了……

三十一平江



## 預測

### (一)

我們時常聽到氣象台的報告  
從海浪的速度到氣溫的高低  
從西馬到東馬到白天到夜晚  
而每一個夜晚我們都時常做夢  
時常夢到一季風雨自四方八面來襲  
那時，山倒了下來，水冲了上來  
我們的田地泛濫着水災  
我們的家園被洪水淹蓋  
我們只留下了一張口  
呼吸着寒冷的空氣  
呼喊著恫恫的聲音

我們的聲音，迷失了方向  
我們是迷失了方向的聲音

破曉時分，我們醒來

用冷水和苦笑冷靜自己

而窗外，星已沉落，月已偏西

(二)

風雨不來，洪水不來

今天的陽光依舊是昨天的陽光

小鳥開始歌唱，蝴蝶開始結伴

我們仍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並且計劃，在新的的土地

種下一些蟬聲和雨林，或許

許多時候，我們沉默

我們不敢去爭論明天的問題

或許，明天的問題不如昨天的回憶

我們愛說起昨天

昨天的昨天的祖先，以及

祖先手握著的那一片土地

我們的聲音，迷失了方向／我們是  
迷失了方向的聲音

在隔着遙遠的時空

仍然有我們驕傲的回音，而

勇氣，並不是必要的

活着，我們必須

學習，愛和妥協，以及

和平，學習

像你，像我

像活在別人脚下的影子

(三)

在暮色還沒有來臨之前

我們向自己的土地把脈

而想像，是黑夜，是恐懼

是些許的自憐，透過

汗水和淚水，透過

一種聲音，向天空傳播

許多的不滿和不安

這時，鳥開始回巢，雲開始轉向

我們的土地，開始

被身後的黑暗一畝又一畝的吞掉

夜了，我們依舊要聆聽氣象台的報告

關於海浪的速度到氣溫的高低

關於西馬到東馬到白天到黑夜

然後，我們尋思，

準備，如何去迎接

明天一季風雨的到來

因為，  
還有明天



# 因爲，還有明天

『凡望鄉的眼睛都失去了故鄉  
凡醉了的都必須學習清醒』

當夢想的泥土被淚水淹沒

溪河轉向

魚張着一口的失望

遠離……

那年，猶記起的

只是一支冷冷的歌

塵煙，華年

一段走不完的路

一段走不完的路

而我的心中沒有恨  
因為故鄉仍在我底夢里  
因為——  
我還有明天



溪河轉向／魚張着一口的失望／遷  
離



## 第二輯：

汪曉靈水墨



## 〈大地歌聲〉

墨汁書局

# 山居

## 1

夜來樹影搖落一窗的月光  
落葉在黑風中翻轉

虫聲吱吱唧唧把山色叫成虛空  
我在夢外，讀着自己的影子  
任歲月的鮮色侵入蒼白的肌膚  
而心逐漸荒涼成一座古寺

留着香爐中微亮的香火

寂寞守着青燈下壓著的經書

殘黃的，一如煙過的年月

笑里白髮的滄桑……………



夢里的我，是我嗎？

數聲荒鷄啼落，星墜雲飛

草香淡淡的在空氣里飄浮

像詩和禪，在夜里悄悄延長下去

我的前生，袈裟披在瘦弱的詩肩

風雨中踏過落日雲水的天涯

只爲今生傳足獨望大千茫茫的淚海

策杖行脚於這滾滾的紅塵亂世

一了佛前曾諾的悲風壯色

舟渡人間無依的旅客，只爲了

那年，館驛橋頭新雨洗過後

柳條依依里幽怨的笛聲……

露水涼了夜和寂靜的燈火

一朵菊花在茶上沉沉浮着

月在林梢，在荒荒孤清的天上

我拂下了經索上的燈影

塵埃如昨，熠熠的螢虫拽火而過

殘黃的，一如煙過的年月／笑里白  
髮的滄桑

照亮了我的一生，而明朝醒來  
床前盤里，依舊是那檀香的爐堆  
灰白灰白的……

2

晨來早起，看每片葉子在清風中參禪  
佛在我的頭上三尺處拈花  
空門寂寂，陽光萬里  
我的夢已與昨夜의 燈火一起熄了  
而草叢中的露珠是悟後的淚  
還我今生一硯已了的情緣

千山之外，我是一道清流  
萬里誦經而去  
看泡沫生滅，煙雲風起  
互古的世界涓涓成一道水聲

在花香鳥囀中，我合掌六時不空過工時  
山是山，我是我，  
紅塵在我脚下三千尺處喧嘩

有霧如歌在多風的林中，輕輕笑起……

拂去了一衣的清寒

我坐在空寂里沉默溫習自己的空寂

心里是鏡，鏡里是孤獨的靈魂

我埋葬了一只蝴蝶

焰焰的火海，却已看不清自己的容顏了

夢外的我是我嗎？

脚印上的芒鞋，我已不是

來世坐看雲起雲落的那詩僧

捻一百零八的佛珠為紛紛的落花墜淚

「生天成佛我何能」啊？

行過了這幽清的山徑後

我將回歸，生命的戰場

與蒼生肩共風雨如晦的漫漫多愁……

卷二十一章

## 夜讀道德經第廿二章

夜讀道德經第二十二章

時間被釘死在棺材裏

一種黑暗，有千種的聲音

迴响於長河的兩岸，像流水

流過，我深深淡淡的眼睛

而所有的星星都睡了

所有的人都在夢里流浪

只留下了風和一些潮濕的記憶

討論又討論着去年的生活問題

關於：哲學和愛，以及陽光和微笑

關於：昨天的理想和明天忙不完的工作

一切都像是，那  
被冷冷的燈光吊死在窗口的影子  
等待一隻蝴蝶來埋葬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  
少則得，多則惑……）

當我緩緩閣上了書本  
感覺，一切的生命  
都已在死亡裏開始



感覺，一切的生命／都已在死亡里  
開始

十牛圖意解

圖一、尋牛

「十牛圖」是廓庵和尚（五祖法廣第三世法孫）所作，內中十幅牧牛圖，用以剴切剖析禪門的修行過程，體現了禪宗明心見性，見性成佛的覺悟。如今，我藉之成詩，以期能詩禪合一，並滙為自己心中理想的意境。

千里青青的一片蒼茫

草自寂寞中生長

當風起時

水聲流成了虛無的兩岸

向淡淡的遠山伸入

黃昏，天空開始瘦成了幾縷炊煙



飛鳥輕噪着渡影而過  
從去年走來的路上  
回頭，我已看不到我自己

圖二

貝相



從去年走來的路上／回頭，我已看不到我自己

十牛圖意解

圖二、見跡

漸漸發現了亮光  
在遠方

星星和燈火  
掛成草原上一盞一盞冷冷的溫暖

黑暗中，我突然看到泥濘上的一排蹄跡  
朝向空闊而蒼茫的前方

身後，我留下的履痕  
却離我遙遠而去……

詩人：張其成  
詩題：見跡  
詩集：《張其成詩集》  
詩集：《張其成詩集》

十  
八  
圖  
意  
境

圖  
二

貝  
半

卷之三和日伯一在山山既

卷之三

和日伯

和日伯

和日伯

和日伯

和日伯

和日伯

和日伯

和日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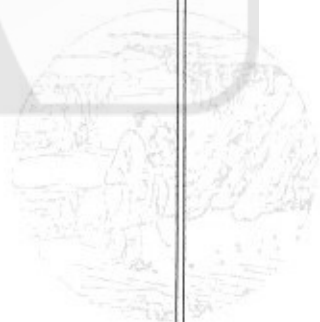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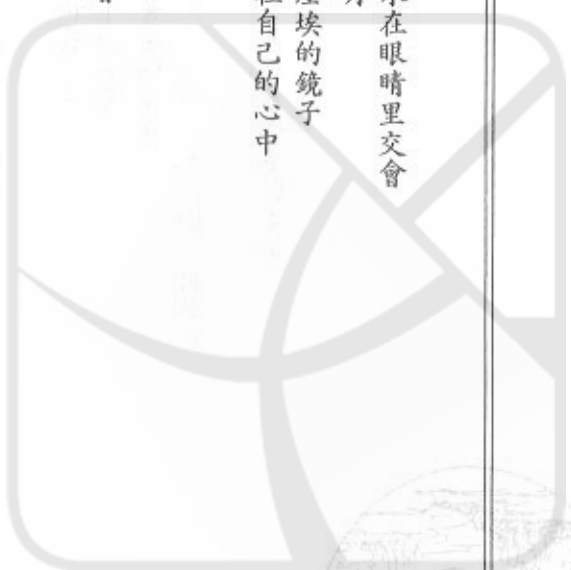
身後，我留下的履痕／却離我迤邐而去

十牛圖意解

圖三、見牛

淚水和淚水在眼睛里交會  
洗淨的清明  
一如不染塵埃的鏡子  
照着我坐在自己的心中  
湛然獨笑

我是我  
黑暗是黑暗  
明朝醒來  
這大地  
依舊是昨日的一片山山河河





十牛圖意解

圖四、得牛

在流水上尋找我的名字  
在陽光下拾起我的影子  
然後，拈起一條路  
走下去

風在耳  
雲在目  
記取來時  
荒荒的野草開出了一首歌  
我的歲月在世界里漂泊



如今，走到沒有路了  
我從沒有路中踏出一條路來

非筆耕一季，而得四時之樂

吟風土

西風多舞

山色共舞

起生即響香

驅出寫真步

華其風思步

與精神中於國形音

圖正

郊半



十牛圖意解

圖五、牧牛

從靜默中我閱讀自己的靜默

那比沉思更淡

那比寂寞更冷

跌坐的梵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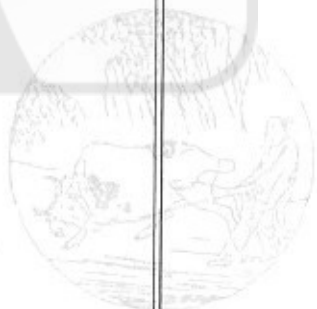
山色是我

湖光是我

如泥土

我等待一季沉默的花開

與詩與音樂中散出一種散漫  
時令，去隨風而散





十牛圖

圖六

觀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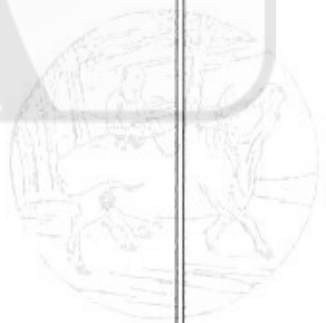
如泥土／我等待一季沉默的花開

十牛圖意解

圖六、騎牛歸家

晨鐘响起  
我的微笑和簾尖的露珠一齊滴落

從此  
不再焚燒自己的生命了  
這片山河大地  
我將吹送如一陣和風  
輕輕，一路踏過……



十牛圖

圖

十

牛



一耕

田

耕

一犁

耕

耕

耕

耕

耕

耕

我的微笑和葉尖的露珠一齊滴落

十牛圖意解

圖七、忘牛存人

人間世事都化成一枕的夢  
三千婆娑  
八萬四千的恆河沙數  
我們在相識與不相識的夢中相逢

午睡，樹上  
雲冉冉升起  
一聲清脆的鳥鳴  
轉入雲霄

樹下，留着  
一陣清風



一地落葉  
一片普照四方的陽光

一葉落而知秋  
一陽出而萬物生

一風起而雲湧

一雨降而澤被

一草長而春榮

一花開而香溢

圖八  
人半財忘



我們在相識與不相識的夢中相逢

十牛圖意解

圖八、人牛俱忘

青山一髮

牽引一隻蜻蜓向北路飛去

點水漣漪

圓圈成空

一池清澈的幻影

遠方，疊嶂之後是重巒

一層淡向一層

淡到最淡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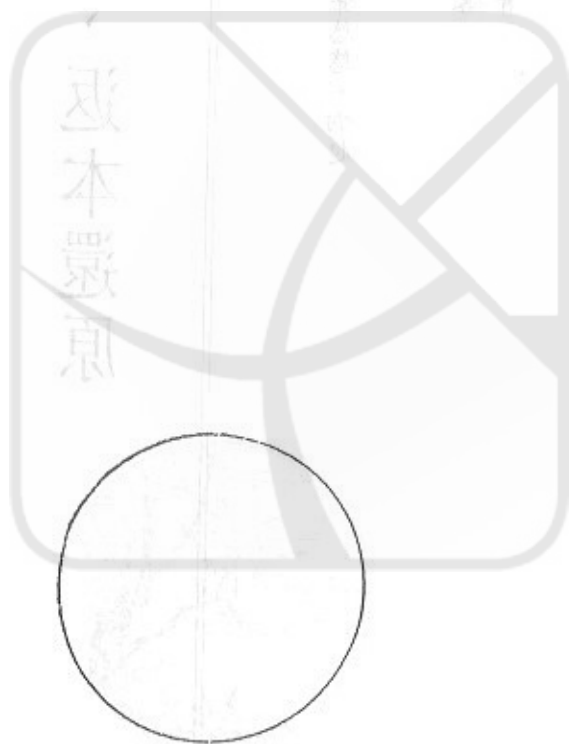
只見一片遼闊的天空

圖八

十二國東繪

圖式

本景



已是清晨

自早裏開到

一盞古燈

點點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淡到最淡處／只見一片遼闊的天空

十牛圖意解

圖九、返本還原

草原上

一支笛聲悠悠，响起

不見人

不見過客

不見來者

溪水潺潺流去

一首古老的歌謠

自草叢間扶搖而起

抬頭



已是滿天星斗點點  
非舞螢火闌珊里  
今宵

一四六

五

舞螢火闌珊里

今宵

五

一四六

舞螢火闌珊里

圖十

入園垂手



一首古老的歌謠／自草叢間扶搖而起

十牛圖意解

圖十、入鴈垂手

月光從樹與樹間，照着  
一階的苔綠

院角

落了一朵紫菊

幾聲斷斷續續的蟬吟  
落了

一街長長的市聲

今夜

我從燈火闌珊里走來  
走向明朝的人煙深處……

世界只留得這一片地

國轉了舵水勢

前水多前水多

前水

前水多前水多

前水多前水多

前水多前水多

前水多前水多

前水多前水多

前水多前水多

前水多前水多

前水多前水多

前水多前水多

前水多前水多

前水多前水多

前水多前水多

前水多前水多

前水多前水多

前水多前水多

前水多前水多

明興



我從燈火闌珊里走來／走向明朝的  
人煙深處

# 即興

## I

清水一硯，照見自己的容顏

塵世碌碌我已非我

那初生的嬰孩

閱讀歲月逐漸老去

白皚皚的髮散成一山煙雲

梳着落日最後的暮色

抬頭

清水是清水，我是我

倒掉了清水後

世界只留下了一硯的

空……

宿問的靈園內世界

身於金剛地

II

從草色里我讀出佛的微笑

露珠滴落，剎那

兩千年

我是晨鐘聲里踏步而出的那沙彌

敲着木魚漸漸遠去……

III

沉默的念珠在十指間

度量，我的靈魂和血系

是不是菩提樹下

那仍未悟道的前身

山河，卻縮成了經中的一偈／化做了我眸中的淚

前生，記憶重疊和冷漠  
 歷史的眸光，只能夠看到  
 三十年前的夜色無邊  
 三十年後縹渺的野煙  
 而流水流去了  
 一河的星星  
 倏然，晚鷄啼起  
 倏然，念珠斷落  
 只留下空中的風  
 風中愕然不知所措的手指  
 指尖前的黑暗  
 不斷的向前，擴張……

## IV

夜讀金剛經  
 窗開向遼闊的世界  
 溪聲淙淙流來

燈照向自己  
把我的影子掛起

而夢攜着夢

在倥傯的車聲中飄過

山河，却縮成了經中的一個

化做了我眸中的淚

洗去了歲月烙在心口的滄桑

昨日，走過的路

都成了迴唱，琅琅

在我的胸腹，繚繞不去

夜讀金剛經

風雨都已消歇

只留下簷滴

斷斷續續……

V

一枚水月

映照一江千年的景色

一聲雁啼而過

多少的落花

多少的季節

我從彼岸

擺渡歲月的煙水而來

櫓槳搖來的水聲

搖落了滿城的燈色

蘆葦叢中

風聲遠遠近近的吹着

彷彿，說着人間千年的夢

夢里的故事

故事里的歌

歌里的悲歡離合



午夜過後，霧從江上掩來  
我已找不回，來時江岸  
夢却漂向了很遠  
很遠，還沒有醒來……

（詩于吉隆坡之坡留客居2/4/91）



行吟

# 之一：火祭

以火閱讀我一生的悲喜  
在晨鐘响過以後

凡我走過的路  
都在風里淹沒

而經誦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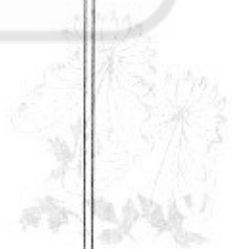
有千朵萬朵的蓮花開落

在滔滔的火海

我見到初生的自己

向火中走來

離開了軀殼



離開了袈裟  
我把自己還給了天地  
然後，微笑  
以火，完成了自己



我把自己還給了天地／然後，微笑  
／以火，完成了自己

行吟

## 之二：禪悟

讓我以空明的寂靜

與時間對坐

而時間如水

我是水中的魚

在兩岸

與流水一起老去

日子已被木魚敲成一片片了

霜寒擱在鰓角

經卷壓在心中

我却把自己誦成了梵音

飄向鐘鼓敲落的黃昏

如今醒來

鐘鼓是空

梵音是空

我也是空



我却把自己诵成了梵音／飘向鐘鼓  
敲落的黄昏

行吟

## 之三：無常

一簑的風雨就走盡了一生  
路，有千萬條向我走來  
我只走一條路而去

燈海都滅寂了  
我在人羣中  
隨人羣消逝

從生離到死別  
或許有重生  
或許沒有  
然而，我們都會相聚

我們都會相聚 數點天空

以愛和喜

以歌和泣

然後，我們相忘

像水，離散而去……

像水，離散而去……

卷一

如界大千習氣



路，有千萬條向我走來／我只走一條路而去





記憶……

記憶深處，杜鵑啼過的荒涼

長着深深的蘚色

像打水的井湄

苔痕漸漸綠着

一些心事在胸中不安的浮沉……

那年，我走出了大千的情幻

忘了家，忘了一生蝴蝶夢裏的生涯

歌舞歇了，曲弦已斷

只留着我剃度時

柳蟬在院外的鳴嘶，一聲聲的

一聲聲，淒淒切切……

（詩於丹州白沙城）



而我只有一雙芒鞋／把歲月踏成了  
茫茫的天涯

## 袈裟行

## 卷二：可憐身是眼中人

熙熙市聲，我倦耳傾聽盛世裏的歌  
 車過無痕如逝水捲過潮浪的兩岸  
 只留煙火狂狂，燻着一些漂泊的人生  
 顛倒是非呢喃自語：

「生生不息，死死相續」

「醉聚醉離這人啊人的世界」

而世界依舊旋旋轉轉在睡和醒中的夢裏

也曾是讀過古人書呵！孤燈一盞

白紙黑字的歷史盡是苦海

舟渡不盡衆生蠕蠕的未來

在古哲的眸裏，我窺見了自己

火光的剝那竟是一生的悲苦

歲月逐漸肅然清淨了

彷彿一次遠行的心情

淡漠如詩的寧定

鞋不留塵，跋涉紅塵三千

走入，虛實人間

而暮來羣鴉聒噪如潮

淹沒了，所有疲憊的臉和四處流散的鞋聲

夜裏，點一盞燈到夢里

沉默把自己亮醒

抬頭，樓和樓的空間

星星垂落

月照萬里……

（詩於丹州哥打峇汝）



夜里，點一盞燈到夢里／沉默把自己亮醒

袈裟行

卷三：人間猶有未了情

依舊是四月的風雨  
依舊是木魚敲落的荒涼  
依舊是念著擺渡的蒼生  
合十，頂禮天地  
我將穿行，在浩浩蕩蕩的人海

眸裏，我讀風雨成陽光  
一路行去，漫漶的生命  
在大地留下泥濘的字跡  
斑駁的滄桑盡處，天空  
遼闊的掛在那裏  
昨夜，枕前的淚痕乾了

世間的情愛仍然未了

捨斷的念珠散落一地

塵事，零零落落

而雨天的水花

乍開乍滅……

木魚吽吽响着

在一切虛無的空間

不問市井的囂繁

我仍栽一生的愛成袈裟

永生的披在身上

行經這苦難的人世

向不完的明天

風塵僕僕，不斷趕路……

(詩於吉隆坡留客居)



合十，頂禮天地／我將穿行，在浩浩蕩蕩的人海

# 哲學以外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  
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  
相忘於江湖。

《莊子·大宗師篇》

## (一)

沒有所謂的期待要我們去期待

太陽在東，月亮在西

沉落昇起後日子是必然的來臨又過去

像流水的潺潺，像潮音的悠悠

在忘懷和記取，都化做了

一扇窗幽暗的沉思

沒有所謂的關懷要我們必須去關懷

關於人世間的寂寞和情愛，關於

生存的問題，一切像是

重逢的乍喜，在猶疑和肯定之間

在痛哭和狂笑之間，終將

如燈的亮起，然後

如燈的熄去……。

(二)

如果說生命的詮釋是一種抽象

請允許我們把生命忘掉，就像

魚於水而忘於水，就像

你我在死亡前彼此相對的

沉默，於一切不經意的完成

沒有出發沒有回歸，沒有

起點和終點，惟

虛無於虛無於空白的絕對，而

這不是眼和耳可以解疑除了智慧……。

## (111)

就說起，夢是一枕荒蕪的夜，於是宇宙涼了，我們都已化做一羣被仁愛超渡過的亡魂紛紛飛舞如蝶，散播着花香，以及一些青青野草的氣味

（那時，樹葉凋零，星子  
殞落，我們都在守望着黎明）

而醒了，我們仍浮遊，仍夢着  
仍如昨夜夢里的亡魂  
在仁愛中，不忘學習  
如何，生活……。



寒風與雨同一種掌聲……

孤獨的蒼白……

張然向墨黑墮落……

風多付為迴響……

十年內變遷……

而終中……

……

……

……

……

……

奔竄大壯盛舊



## 夜讀大地經書

燈熄以後，清風明月伴我讀經  
庭院飄葉，花落如雨  
佛把星子點成了燈，照向  
我胸中的滄海……

而經中的荒涼烟捲而過  
千年的歷史  
功名仍在風里漂泊  
漫漶的墨浪褶疊着歲月的斑駁  
延伸向長夏的永夜  
寒衣披肩的一影零落……

子夜，在經中把自己搖醒  
一生的夢都化做江河的歌  
流著著寧靜，冷冷

如熠熠的螢火渡水而過

在這個年代，巍巍的風骨

傾斜一如遙遠的塔影

老了詩書，倦了風雨

唯草虫仍繁殖不絕，堅持

搖籃青青的溫適和幸福……

而大地迎我，貝葉的經典

我以脚印誦讀

般若的塵土，然後看

樹樹禪寂的蒼茫，睡過

月光照亮霜露清涼的婆娑

照見，五蘊皆空的山河

搖曳的柳影……

雲飄去了，童年我流淚的故鄉

佛把星子點成了燈，照向／我胸中的滄海

十五年只是一盞燈火  
 拾熄後，一些年月悄悄離去  
 再回首……

依舊是晴朗的長空

最昔的景物皆成經墨

注我的一生

漸漸老向玄鬢的蒼蒼

在風里與青嶂狂狂對笑……

後記：讀有字經書不如讀無字經書  
 若能忘言，山河大地，萬事萬物  
 則皆成典籍。

(詩于丹州白沙15/11/90)

一生向無字經書  
 在風里與青嶂狂狂對笑……

第三輯



譚昌銘水墨

# 第三輯：



## 〈窗前笑我〉

流雲詩記

一個下午

坐一個下午  
聽聽時光  
腳步走過  
山長水遠，日子  
在孤守中  
都成了湮遠

總是不敢回頭啊  
樹樹皆老  
葉葉皆落  
二胡又再依呀依呀响起  
人世的滄桑，和  
一首悲歡離合



旅雲  
卷九

辭卷

而一切都倦了

一切都已回歸不得

在無言中

所有的思念一如浪濤輕輕掩過

於是，總有一些感情

悄悄在風里拭掉

仿佛一卷殘黃的歷史

很久很久

再也沒有留下一些什麼

掛上二胡

我需要尋覓一種寧靜



在無言中／所有的思念一如浪濤輕  
輕掩過



流雲詩記

掩卷

在雨夜  
攤開一本詩卷  
依稀記起  
三年前的小街  
傘和傘的勾碰  
擦肩，我們悄悄離去  
一揮手後就成了雲煙  
妳是被遺忘在風里的雨蓮  
漸行，漸遠  
徒留下一扇窗的沉默，守着  
恰如兩岸燈火淒迷的人間

東雲

雲南

夜了，  
我仍是不敢掛起這一窗的雨簾  
當影子和歲月開始對望  
在風里  
我輕輕掩起了詩卷  
和一些深深淺淺的惦念……

（詩於白沙城18·11·88）



一揮手後就成了雲煙／妳是被遺忘  
在風里的雨蓮

流雲詩記

燈前

燈前讀詩，晚風回來輕輕叩訪  
那屬於月光的歲月  
淒迷如詩卷里的雲烟  
從雨聲中輕輕踏過

別後經年呵  
我的窗仍向你開着  
向北，一海浪濤等待你的歸渡  
星沉月落了  
螢火都回了家  
你的歌呢？却被唱成了天涯

張雲詩集

詩集

而我昔日的髮色梳落  
已成早降的霜寒  
在詩與詩之間  
讓記憶，沉默  
栖泊在黎明的港灣……

(詩于吉隆坡 7 / 4 / 91)



螢火都回了家／你的歌呢？却被唱  
成了天涯

流雲詩記

行水

說你是轉折的行水  
你終于流水而去  
揮別了壯闊的岸  
揮別了昨日的燈火

而我是你眼湖中唯一的魚  
漸漸，從你的淚水中游出  
千山重疊，老了鄉愁  
你却已不想回溯

你已不想回溯  
所有走過的歷史都已闌珊  
夢貼在窗口

流雲詩記

酒後

喝酒只爲了妥善收藏記憶  
寂寞的時候，讀自己成一條大江  
滔滔不息，有風有浪  
拍岸而去

偶爾斷斷續續的回首  
樓台望斷  
舊時燕子  
已飛入另一片山河  
只留下舊夢  
和一些說不完的陽關  
隨下弦的月亮  
偏西……………

燕雲精語

品本

去歲秋風與故人

或許有一些噓寒需要溫暖罷！

傾壺說醉，在夜里

看人世的畫影

在風中，明明滅滅……

（詩于吉隆之坡 7/4/91）



流雲詩記

話本

「妳的回眸是一朵落雨的雲  
多少年後，仍潮濕了我的一片心情」

像是遺落在童年的草鞋啊！

妳水袖的春天

都赴江南的花草去了

而一支老歌

伴一把胡琴

將黑夜唱走了調

是抒情的盛唐詩吧！

是落魄的晚清史吧！



故事說到最後最後  
世界只剩下一片荒涼

而我卻把時間錯交給了現在  
爲了妳，我必須回到從前  
去熟讀已經隱滅的記憶

（詩于吉隆之坡留客居 7 / 4 / 91）

一些入土爲安  
留給懷中  
我成時狀，則事也  
去為我土而人

煙語

燕雲詩集



你水袖的春天／都赴江南的花草去了

流雲詩記

歌語

走在路上的人都在流浪  
漂泊如妳，把年少的歌拊在身上  
留給腳印  
一些人生的滄桑

而懸念，是我的容顏  
掛起一幅斜風細雨  
在歲月的長廊  
把欄杆一一拍斷

黃昏，讓暮靄悄悄掩過  
山和山的轉彎  
有燈解纜

如飛渡銀河的星星  
開出一季流離的燦爛

走在路上的人仍在流浪

風水的離散，如歌

見証了這一世的人事

如月涌大江，浩浩蕩蕩……

（詩于吉隆之坡留客居7／4／91／）

人卅

張雲結語



黃昏，讓暮靄悄悄掩過／山和山的  
轉彎／有燈解纜

流雲詩記

人世

寫史時總有悲歡

如潮浪靠岸

看所有的人來

看所有的人去

看年月逐漸從我的眸中薄涼

日子老了

來！讓我們乾盡三杯高粱

那時，如果你回頭

風衣袂如逝水

一幅花池的顏臉

已換了白雲深深的天空

所有美麗的風景都已過去

只留下一首楚楚的歌  
在荒荒的風中尋找昨日的斷弦

來，讓我們乾盡三杯高粱

不說人世的滄桑

只在今日，看人與人的風捲雲散……

（詩于吉隆之坡留客居9／4／91）



那時，如果你回頭／風衣袞如逝水

## 流雲詩記

## 曉聲

用晨露憑吊：愛情  
當晚啼喚醒了天地

所有的燈都乍然亮起

照自己還魂

四月揮手了後

歲月逐漸有了一些風霜

披衣，仍掩不住一身的瘦寒

皺折的袖口，有舊事蕩漾

浮動不安……

而破曉時起床

咳嗽開始成了一種習慣

仿佛思念，像窗外蒼蒼的山色

漸漸明亮……

那年，鳥聲就這樣唱着

一條詩路，讀盡

無數朵花，旋開／旋落……

我站一輩子，在風中

風出於天，風入於地

北土，南土，東土，西土

風入……

風入……

風入……

古詩

燕雲集



歲月逐漸有了一些風霜／披衣，仍  
掩不住一身的瘦寒

雲雲詩集

古鄭

漸漸明亮……

那年，鳥聲就這樣唱着

一條詩路，讀盡

無數朵花，旋開／旋落……

我這一粒落葉，也隨着

風，在山谷裏，

出千回百轉

的人……

向那林間黃昏

靜靜地，落下來



歲月逐漸有了一些風霜／披衣，仍  
掩不住一身的痠寒



## 流雲詩記

## 古渡

櫓聲劃過，萬家燈火  
向野村的黃昏  
涌入……

北斗杓着天水  
濺出滿天的星亮  
舞起一路繁花的風季  
去向大地的盡頭

時常，我是寂寞的  
在所有舟泊以後  
讓漣漪牽着烟霧  
掩過茫茫的蘆花

張雲精選

## 雨夜

從我的四肢旋起……

如今，我已懂得守望  
以遼闊的胸岸，等待  
千槩萬槩中，你搖櫓歸來的  
水聲……



以遼闊的胸岸，等待／千槩萬槩中  
，你搖櫓歸來的／水聲

流雲詩記

雨箋

雨落涼涼，涼涼的雨  
輕盈如你睫前的流蘇  
曲折着多變的故事

北方的島上春殘了嗎？

我在沏茶

聽着窗外一夜的檐滴

仿佛一九八五年剛剛過去

你剛剛離去，我打傘送妳

行過水巷，身後的水痕

嘩啦嘩啦，漸漸

在夜里消失……

雲  
雲  
雲

雲  
雲  
雲

我仍在沏茶  
孤獨的身影印落書上  
窗外的蛙鳴一一零落  
妳聽到了嗎？一九九一年  
歌寂／風遠，我們已回到從前  
從前涼涼的雨，雨落涼涼  
我已不能再打傘送你……



雨落涼涼／我已不能再打傘送你

流雲詩記

點香

燃上的火光照亮我的一生  
一生的愛圍圈轉轉  
像拾階上廟的心情  
有麻雀一對在台上  
吱吱喳喳，說不盡的情話  
點着的香在風里  
明明暗暗，像這人生  
曲折的轉彎，風雨陽光  
合上了手，烟香彌漫  
我們都在夢里到處流浪  
插進了香爐

一枝的香孤獨成一個人  
荒荒涼涼的燒着  
從前的記憶  
都散成了灰燼

回頭，我却聽見  
我的鞋聲漸漸  
離我遠去……



合上了手，烟香瀰漫／我們都在夢  
里到處流淚

流雲詩集

# 只爲了一盞燈火

憑欄，只爲了一盞燈火  
在遠岸  
在夢的窗口

暮色微暝  
昏鴉祠鼓  
當晚帷悄悄掛落  
風塵裏  
一雙步履已流放去了

這千年的諾言啊  
只是一個等待  
如戊夜的炬火獨燃

在殘舊的古調裏  
我遂忘了一生的落寞

或許這是一首錯譜的  
絃曲

唱不成恆古的流傳  
任失調的琴音奔放如大江  
點綴生命的瘡啞

於是我開始  
捲起一幅抽象的心情  
在流螢的光照裏  
與自己削瘦的影子對望，

冷冷

探索和回溯  
舊歲的風景  
坡上的雲脊  
月下的湖語……



多少年了，憑欄  
依舊是爲了那盞燈火  
歡笑也是  
受傷也是

蘇武一辭封侯爵一辭  
蘇武一辭封侯爵一辭  
蘇武一辭封侯爵一辭

蘇武一辭封侯爵一辭  
蘇武一辭封侯爵一辭  
蘇武一辭封侯爵一辭

蘇武一辭封侯爵一辭

蘇武一辭封侯爵一辭

蘇武一辭封侯爵一辭

朱子詩和陶，其意藏數卷以勸後世  
當其困於外，而計其安法於內。

其意藏數卷以勸後世。

陶子自藏數卷以勸後世。

當其困於外，而計其安法於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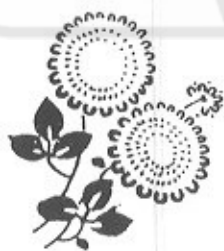
朱子詩和陶，其意藏數卷以勸後世。

當其困於外，而計其安法於內。

朱子詩和陶

① 直欲卧思之無益

朱子詩和陶



## 情思引

①直道相思了無益，  
未妨惆悵是清狂。

當我開始把感情交給風去詮釋  
空虛淡入空虛淡入文字背後的空虛  
窗外，有車聲流過，像天邊遠去的星  
閃亮在無邊的黑暗中隱沒，逐漸地  
我在燈光下尋不回失落的自己

當我開始把感情交給雲去詮釋  
永恆和時間，我必須選擇一個絕對

在呼吸以外，瘦和沉默，以及  
怔忡的眼，面對着鏡中唯一的信念  
我是信念中張口唯一哭不出的聲音

②深知身在情常在，  
悵望江頭江水聲。

山和海，在夢與夢之間  
見証着，歲月是一則流失的謊言  
在思念和惆悵里迷惘  
一種心情，以及  
一份不朽的淪遠

或許，在這二十世紀末尾的年代  
一個個美麗的故事都已開始風埋  
關於月色和星空的  
關於漢代的溫柔，我想

或許，在這二十世紀末尾的年代／  
一個個美麗的故事都已開始風埋

將在我的心中唱成一支歌  
 暖暖的唱向世界的盡頭

### ③ 兩情若是久長時， 又豈在朝朝暮暮

是兩岸千里的遼闊，抑或  
 是荷香一樣的淡泊  
 在風與風的對話中，只留下一  
 片寂寥的晴空

而我已倦於幻想，感覺  
 季候鳥不是時常回家的  
 在遠遠，近近的水湄上  
 飛過一羣點點的淡影，飛過  
 重重的山色和樹樹的雲烟

等待，季節老了，像  
等待，妳  
漂泊的歸來

我不知何時  
會回到妳身邊

我不知何時  
會回到妳身邊

我不知何時  
會回到妳身邊

我不知何時  
會回到妳身邊

我不知何時  
會回到妳身邊

我不知何時  
會回到妳身邊



# 涉水

兩岸的漂渡

晨與夜

水聲柔柔

輕愁如霧

我在你的眸中

渡水而過

是不想回首了

候鳥捎着一片黑暗的天空

回去

夢里的草原和故鄉

那遙遠的……

離情別緒的戲台舞榭

而舞榭終歸於靜

依舊是樓台又亭榭

雲白

山蒼

烟雲燈火舊時如夢

我是妳夢中

匆匆而過的旅人

爲妳晨昏顛倒

爲妳撐燈而瘦

是不想回首了

斟上一壺龍井

風淡烟輕

想此刻，庭後的雛菊

又開始落了……





# 從歲暮中走回去

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

握最後的一個秋天  
木棉花已經落盡  
十月里蒼茫的天色  
雨季在窗外偷窺  
妳眉下消瘦的風景  
彷彿向晚江岸的蘆葦  
老了

而我流落在小鎮  
把酒黃昏

尋覓漫遠的燕台舞榭  
詩經里的關雎

直到候鳥歸回  
我把窗外青青的山色和酒飲下  
飲下暮色里最暗的蒼茫

而千山又萬水  
遙遙的相望

雲在此岸

風在彼岸

妳水袖的華年寒了

一如我醉酒的倦眸

在人間流水的亂離中

把世界留給天荒地老

那我們就回去吧

在風雨中

回去

回到我們那次最初的相遇



在人間流水的亂離中／把世界留給  
天荒地老

# 星夜的歌

1

荷葉間滑下了幾許星光

池上的風小小，拂過

吹開了妳眸中的微笑

樹上的黃花 墜落

在夜里，空寂是一種囂鬧的聲音

從妳深黑而亮的長髮中飄起

一幅潑墨的山水

而我，是那山水間漂泊的飛絮

擱淺池岸

等待妳採荷的手

在輕寒的水面  
划下漣漪，一圈一圈

我的夢，隨着數點流螢  
在風中，熠熠亮起……

2

星星都流成河了  
盛夏的天空攤開了一卷詩冊

一雙眼睛掛起了沉默

我是靜止的流水

等待妳搖櫓的槳聲

搖來滿城的燈色

而昨日的歌妳還唱不唱

楚楚的

仿佛妳揮袖的衣影

回首，我的前生

在妳涉水而來時驚醒

回首，我的前生／在妳涉水而來時  
驚醒

星星都流成河了  
 妳搖櫓的水聲  
 搖起了水花的燦爛  
 漸去，漸遠……

## 3

小城的星光都睡了  
 我是青山一綫  
 守着妳樓閣未熄的燈火  
 守着妳不寢的窗口  
 像水和岸，煙和雨

而故事都已淡成了水色  
 妳的夢遙，我的歌遠  
 如童年的葉笛  
 如妳浣雨的眸，漸漸  
 讀出一臉滄桑的歲色

黑夜悄悄，  
流逝

像夜鴉曳過的飛影

我重讀著時光恆守在那里

從子夜，守到黎明

從童年，守到妳老去……



## 給你，小順子

古典的幸福在燭光里含笑  
夢敲着門進來

風雨里把一生的歲月交了出去

而家，就在思念的盡頭

等你（脫掉獨身主義的外衣

你相信，明天的生命仍必須延續……）

天空漸漸明亮遼闊

路在脚下，踏出的是歌

穿越歲月有一種愛的溫和

執手，遂成並航的方向

向白髮的黃昏走去（一卷文明史見証

你的故事，柴米油鹽的生活……（）

日子在南窗外燃燒  
紅燭上的龍鳳，相守  
悠悠的年月

如山水的清音，流過  
人世的雨露和烟雲（晚來燈照  
妻泐一壺月色，你却笑談計劃着未來……）

天地，開始伸向四方

當輕紗在風里飄然笑起  
三世前緣，今生已定

只留着聲音不絕

訴說一段憧憬的夢望（多年以後  
回首，藍瓷瓶中盛着的記憶  
楚楚如一闕等待完成的新詞……）

枕前，就讓所有的愛擱淺  
簫鼓和音，寂寞當年

簫鼓和音，寂寞當年／渡頭的風浪  
和故事都已在夜中消歇



渡頭的風浪和故事都已在夜中消歇……

(詩于15／12／90，白沙)

第四輯

卷之三

風起的時候

八



〈拍盡欄杆〉



## 第四輯：

韓昌銘水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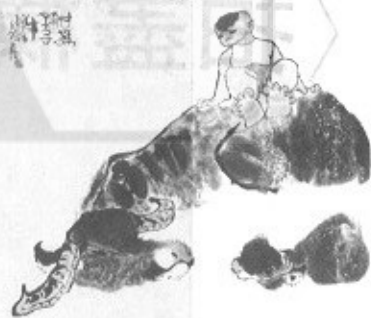
## 〈拍盡欄杆〉

漁歌子

# 心事

擱淺的破舟，在岸上  
孤寂一如晚年的歲月  
風雨淒遲，刷過  
亞公的網和亞嫲的雙眸  
多少年了，打水巷走過  
浪和浪在水霧里淹沒  
像四十多年前的一個遠行  
再回頭，已看不清對岸的景色了

而說是要回去的  
行水歸來，坐在樓腳屋前  
卷起一支菸，悠悠吐出一片



燕  
燭  
子

白朦朦的往事和一些滄桑的記憶  
亞嫻垂下頭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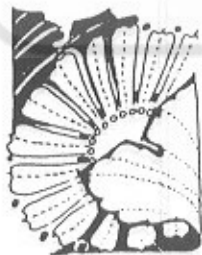
看着自己的影子  
逐漸在暮色里消失

四十多年，終究是回不去了——

亞公抬頭，看

遠方擱淺的一只破舟，和  
一張網不住浪聲的漁網

而沙灘上，仍亮着  
一頭，亞公扔棄的  
猶不肯熄去的菸蒂



像四十多年前的一個遠行／再回頭  
，已看不清對岸的景色了

漁歌子

封港天

十二月，亞公的心情滴着雨水  
風冷，浪冷

亞公站在屋檐下  
看着冷冷的天

每只漁船都已上岸了

亞嫲在屋里補着漁網

網上的霜華投影在額上

早上還上着香哪

雨却不停的下

亞嫲看着亞公瘦瘦的背影

瘦瘦的，像所有淒涼的心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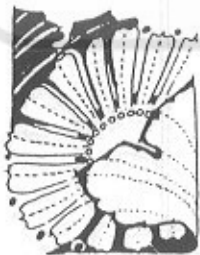
昨天網到魚嘛？

風浪洶涌的自耳際擦過

亞公却突然想起

一只在網中啪啦啪啦掙扎的魚

和一雙望着天的赤目



亞嫲看着亞公瘦瘦的背影／瘦瘦的  
，像所有淒涼的心事

## 漁歌子

## 晚意

亞公的眼藍着海水的藍  
 亞公的髮白着浪花的白  
 大半生過去了，歲月腌起  
 一片風聲，亞公猛一抬頭  
 遙遠的水平綫，藍藍的海天

海鳥已不是昨日的海鳥  
 魚蝦也不是昨日的魚蝦  
 亞公握一把鹽漬的回憶  
 在朝旭初昇的風浪里  
 攤開又摺起……

而古早古早的夢  
 古早古早的，都已醒了



蘇燦子

那早那早

艙後，狠狠撲來  
好大好大的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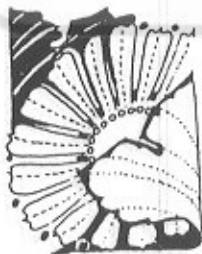
打漁浦歸來

亞公和着他的椰花酒，以及  
一片黃昏，仰頭，飲下

遠方，亞答屋里

一盞晦黯的燈  
漸漸，亮起……

詩于丹州新府留夢軒20/11/



而古早古早的夢／古早古早的，都  
已醒了

漁歌子

很早很早

很早很早

亞麻佇立在冷冷的屋外

朝海天拜了又拜

三柱香啊：

歲歲年年，平平安安

破網掛起，年初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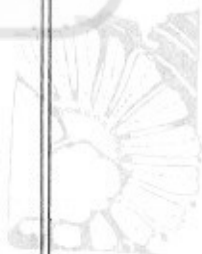
老去的童謠

日子被浪染白了髮

生活壓駝了亞麻的背

亞麻抬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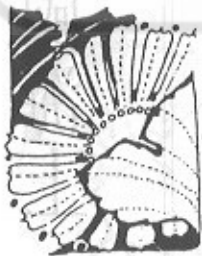
一顆晨星已沉落在海的那邊



魚煙子

很早很早  
阿公背起了網  
走向凌晨六點的黑暗  
而這時，炮竹聲聲  
遠遠近近，近近遠遠  
自身後響來……

（詩于白沙城聽雨樓十二月尾八七）



日子被渲染白了髮／生活壓駝了亞  
癲的背

漁歌子

那年，阿公在南中國海上

那年，阿公在南中國海上  
看自己乾瘦的影子掛在艙口  
像咸魚、沉默……

而海水咸或是汗水咸  
汗水咸或是淚水咸  
當所有年輕的歲月  
都已悄悄結成了鹽霜  
於是，回憶  
在浪鼓和浪鼓之間  
在寂寞與寂寞之間  
開始向狹長狹長的海岸

燕  
子

沈默的蒼白

那  
里  
的  
夢

本  
部  
一  
部  
一  
部

緩緩，靠攏……

（今夜，闔上了眼

不知還看不看到夢的臉）

那年，阿公在南中國海上

用一支燒得短短的菸

和一些心事

把整個黃昏

狠狠，捻熄

（詩于白沙城聽雨樓十二月末尾八七）



今夜，闔上了眼／不知還看不看到  
夢的臉

漁歌子

浪里的夢

1

網中的一片浪花  
挾着十一月的季候風迎面拍來  
蒼茫蒼茫的……

阿公卷起一支烟草  
想着岸上的家  
昨夜的雨漬爬進了窗口  
屋外的空簾却盛滿了淒寒的風  
明天還去網魚嗎？  
阿公點起了火



火在潑潑的風里熄滅  
抬頭，藍藍的天空

起網啦！

阿公起身，耳里盡是水動的浪聲，只留下，艙口一支未曾點着的烟和一大片陽光花白，花白的聆聽艙外一聲：

拉網的呼喝……

2

黎明從啼聲里醒來  
黑風中的海漸漸亮了

阿公留在沙灘上的足印  
零亂一如歲月的滄桑  
沉默讀着自己的身世

阿公留在沙灘上的足印／零亂一如  
歲月的滄桑

那年啊……………

一只只的漁船出港去了

夢在海上漂浮

長長的風，高高的浪

回頭。

一張破網在淒冷的風里

啪啦啪啦

岸也遠了……………

(詩于6/10/90)

詩人：蘇東坡  
詩題：風起的時候  
詩人：蘇東坡  
詩題：風起的時候





田園曲

野望

青野荒荒守着一個古典的夢，  
在樹和樹之間，我的童年向我奔來  
訴說在草間逐漸消滅的履痕  
蚱蜢與蜻蜓的故事  
綠藻中的池水乾了  
遠村的炊煙已成了傳說  
仿佛很久很久……

乍然回頭，斜風細雨的從前  
都到了身前，水牛在泥沼中  
閱讀大地的故事

流水潺潺流去，天空

依舊是我童歌唱過的謠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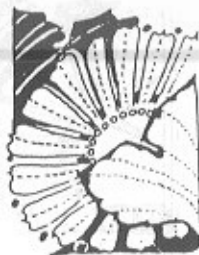


田園曲

林石

在母親倚閭的召喚中  
我從蒼茫的記憶中穿過  
抬頭，一枚黃昏星  
自山的背後，悄悄升起……

夕陽下，暮色蒼茫，  
山影漸隱，  
一葉黃花，  
在風中搖曳，  
雨聲淅淅，  
在耳邊迴響，  
在心底迴響，  
在記憶中迴響，  
在母親的召喚中迴響，  
在蒼茫的記憶中迴響，  
在黃昏星升起的地方迴響，  
在山的背後迴響，  
在悄悄升起的地方迴響，  
在……



在母親倚閭的召喚中／我從蒼茫的  
記憶中穿過

## 田園曲

## 村行

昨夜的新雨喚醒了一溪的水聲  
兩岸的沙痕睡人

一聲聲的鳥啼里

一隻黃雀，從綠嫩的稻田里飛起

低低的飛向，樹林的轉彎處

只留下山，在剛被洗過的藍天下

等待陽光從霧里喚醒

而寧靜，像古昔唱過的農歌

在被清露沾濕的竹橋上

我寂寂走過，如走過

夢里廣袤的阡陌

以一支長笛

唱晚了滿山綠色

遠村，兩隻水牛哼着

彷彿另一個年代，我來

却在一輛輛犁泥機轟轟的聲里  
惆悵的離開……

田園曲

田園曲



以一支長笛／唱晚了滿山綠色

田園曲

夜興

瓜棚上

星星垂落如雨

螢火點亮了燈後

一首晚清的傳奇

在蛙鼓的歌里

在荷花的搖籃上

輕輕，飄盪……

鷄雄在欄里睡了

鄉童圍成圈的夢

在村老白髮下的故事里長長……

黑風里，回憶轉折回來



## 短歌行

## 城市

因為失眠，不斷的成長和膨脹  
每一扇窗口都竟向最高的天空張望

而整個夏天在發炎  
車輛、海報、交通燈和冰冷的面孔  
在空氣里各自擁抱着自己的語言

當黃昏被一把黑烟烤焦  
喧嘩的聲音在超渡着滿街失落的流魂  
仰望，破碎的星圖垂落  
幢幢幽冷的黑墳在風中狠狠燃燒  
向黎明，一首輓歌裊裊升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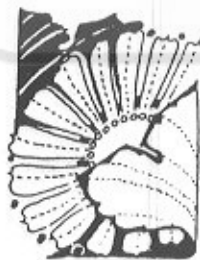
風起的時候，四樓轉折回來



歐陽子

小題

而在這座烟塵迷漫的戰場  
有人開始在悼念着二十世紀的死亡  
有人却憤怒得在舔着自己的傷口



有人開始在悼念着二十世紀的死亡  
／有人却憤怒得在舔着自己的傷口

短歌行

小鎮

依舊是六十年代的樸素  
晨光照亮了小學童的笑臉  
依舊是門貼的春聯啊  
七點半的老歌從木屋裡輕輕傳開

小市民在門前哼着小調  
風和樹在林里閑話家常  
當青綠的水聲潺潺向我流來  
召喚，却成了母親倚窗的溫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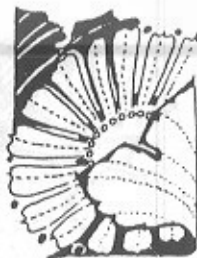
我的家就在一首詩里  
太平盛世的那段  
那里有滿天的星星和燈火

風起的時候

回首

那里有山水相對的沉默  
而我就在那里跌坐  
看着所有的人都出入平安  
想着所有的戰爭都是在遠方

風起的時候  
我坐在山頂  
看著所有的人都出入平安  
想着所有的戰爭都是在遠方



我的家就在一首詩里／太平盛世的那段

短歌行

回首

總來不及掩蓋住自己的滄桑  
淚就在黎明里流了下來  
當我醒時  
數根的髮絲散落在枕上  
夢已成了湮遠

昨日的那張臉呢  
在清涼的啼聲里  
化做了浮生最蒼茫的一片曙色  
還能說些什麼  
翻過了身



短歌行

問道

所有傷逝在風中的歲月都有哭聲嗎  
所有被囚禁在黑暗里的眼睛都有淚水嗎  
空空的倒影，無心如仙袂的翻飛  
一部道德經有多少清幽的山水  
悠悠照我向二十五年後白首的相對

二十五年的松濤喊了我二十五年的名字  
二十五年的呼吸問了我二十五年的問題  
古鐘沉沉敲起，敲醒了天地  
我該不該在天地醒時獨自睡去

而聒啊，人生飄零



短歌行

水聲

午後的笛聲吹奏一支涼涼的歌  
疲倦的眸在牧放著一些雲朵  
睜着，那就睡吧  
當波濤起時  
妳將在夢里把自己舞成一只陀螺

我却從山里出來  
凝視一瀉千里的虛空  
曾經被遺忘了的  
自己在寂寞時激越的吶喊  
彷彿多年以前的舊事，遙遠……



從遙遠來的終須歸向遙遠去  
火紅的天空，雲鄉和水澤  
那兒，我們將唱起家鄉的童謠  
那兒，我們終會在虔誠里相遇

1989年初詩。白沙鎮丹州



當波濤起時／妳將在夢里把自己舞  
成一只陀螺

短歌行

# 上香

「不恨天涯行役苦，只恨西風，吹夢成今古」

〈納蘭成德：蝶戀花〉

從暮色中走來  
一個隔海的夢  
仍留有昨夜歷史的淚溫 and 傷痛  
那年歲月那年的人事  
那年路過的土地  
慢慢暗下來了，一叢林子  
暗下來了，幾聲：不歸不歸  
淒厲的啼聲

今夜會睡得好嗎？

母親的墓碑必已刻着蒼老的歲痕了  
那麼遙遠的記憶啊！

千山萬水·

長滿着青苔的門階

隨暮色隱入蒼茫

母親呵母親倚閭的召喚

那年，只留下一雙腳印

却留不下一雙哭不回去的眼睛

風開始轉涼了

屋外暗寂的夜色

屋內暗淡的燈火

三柱香，燒到了支腳

却默默的

把一生的記憶燃亮

後記：父親南來五十餘載，天涯行客，說是要回去的，說是要回去的啊！最後，却没有回去。如今，北望，青

那年，只留下一雙腳印／却留不下  
一雙哭不回去的眼睛

山迢迢斷路；回首，歲歲盡成鄉愁。而千雙鞋換盡後，青柯已老，鬢毛已改，多少人事盡付笑談。而父親是不飲酒的，偶爾上香，暮色中，我却時常無意中撿拾了他那一頭白茫茫沉默而傷痛的心事……

（一九九〇年八月廿八日凌晨）

山迢迢斷路；回首，歲歲盡成鄉愁。而千雙鞋換盡後，青柯已老，鬢毛已改，多少人事盡付笑談。而父親是不飲酒的，偶爾上香，暮色中，我却時常無意中撿拾了他那一頭白茫茫沉默而傷痛的心事……

養蒙觀為水土

蘇家都一所一書外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歲月

1

當我在詩裏驚醒  
那年的花和月  
風和雪，也在夢裏一齊醒來

白髮，也開始驚醒  
紛紛從我的頭皮下爭出頭來  
把那一地烏亮的領土  
全面佔領

2

寂寞時，泡一壺龍井  
茶葉浮在水上



春風開，小寒新歲

慢慢沉澱下去

那年，品茗時燙痛的舌

到如今，却已習慣

那份滾燙，還能

回味自甘

四月暮色

暮色空闊，山色空濤，山色空濤

留不一些斑斑點點

轉轉為林中幽靜

風聲盈滿，山色

# 四月暮色



那年的花和月／風和雪，也在夢里  
一齊醒來

## 四月暮色

風塵流過的暮色

轉折成林中的鴉影

留下一些斑迹後

暮色空間已化為淡泊的符號

四月在寒風里燃燒成一季旺意

一些故事却已沉澱成旅人的倦眼

夢醒時

掀起旺意紊亂的脚步仍然在尋找去向

回首，人世彼此匆匆交會渡過

閣上的琵琶寂寞一如渡頭晚照的舟泊

舟泊間，水寒深處





蘆葦叢中有千燈萬燈逐漸亮起……

（此詩與方路合寫）

蘆葦叢中有千燈萬燈逐漸亮起……

蘆葦叢中有千燈萬燈逐漸亮起……

蘆葦叢中有千燈萬燈逐漸亮起……

蘆葦叢中有千燈萬燈逐漸亮起……

蘆葦叢中有千燈萬燈逐漸亮起……

蘆葦叢中有千燈萬燈逐漸亮起……

蘆葦叢中有千燈萬燈逐漸亮起……

蘆葦叢中有千燈萬燈逐漸亮起……

蘆葦叢中有千燈萬燈逐漸亮起……

蘆葦叢中有千燈萬燈逐漸亮起……

蘆葦叢中有千燈萬燈逐漸亮起……

蘆葦叢中有千燈萬燈逐漸亮起……

蘆葦叢中有千燈萬燈逐漸亮起……

蘆葦叢中有千燈萬燈逐漸亮起……

蘆葦叢中有千燈萬燈逐漸亮起……

蘆葦叢中有千燈萬燈逐漸亮起……

蘆葦叢中有千燈萬燈逐漸亮起……

蘆葦叢中有千燈萬燈逐漸亮起……

蘆葦叢中有千燈萬燈逐漸亮起……

蘆葦叢中有千燈萬燈逐漸亮起……

蘆葦叢中有千燈萬燈逐漸亮起……



閣上的聲音寂寞一如渡頭晚照的舟泊

## 讀詩

晨寒中讀詩，月光斜斜照亮  
窗口的一片寂靜

夢貼着風低低飛起  
向往昔走過的小徑

竹籬外，螢火照過的童年

在荒敗的暗夜中

迷失了回家的方向……

眉批在無韻的古調上游移  
水流三千里以外，

漢唐的一枚星垂懸在深密的林梢

夜里無酒。回憶清醒一如

少年飛揚的長髮，墜若激濺的山瀑

四處流竄而去，只留着  
朗朗的詩音在時間里  
撥開空洞空洞的沉默  
順流，前去……

當窗外的露水漸重

游牧的歲月

仍在詩與詩句上逐字漂泊

童年時的忿懣開始倦惰

因為不平，太多

所有的理想猶似燈光碎散一室

而明天，我將到屋後草叢尋覓

一只蝸牛從黑夜行過天亮的軌迹

……

但我却是不善守待黎明的

閣上了詩書

在晚鷄啼落以前

我依舊堅持：讀詩

仍須要在明夜繼續下去……



水流三千里以外／漢唐的一枚星垂  
懸在深密的林梢

# 感覺

三更夢醒於蚊香亮熾的帳內

對着窗外搖曳的樹影

稀疏的蛙聲墜落在茫茫空洞的庭院

喚起一種淡漠和安詳

穿過凌晨寒涼的空氣，流來……

而風吹向北

彷彿馳過窗外呼嘯遠去的車聲

懷着旅人天涯的夢

淡淡，如星

想此刻風雨必已在對岸的黑暗里打結了



世界很靜

記憶很老

一些心事走過心事走過心事走過。

我的情緒在暖和的被窩里釀着春天

1991年春來臨



我的情緒在暖和的被窩里醞釀着春天

# 1991年我來到吉隆坡

一九九一年我來到吉隆坡  
車聲像日子一樣流過

路人的臉孔像日歷一樣冷漠

風景是高樓切碎的天空

歲月不斷從我的生命中後退

越走越遠，許多人都看不到

一張擁擠的地圖

河水應該往那一個方向流去

說這裡是迷宮啊我開始迷失了自己

抬頭已看不到故鄉的星星

有人伏案在這裡寫晦澀的詩

風起

有人把心事藏在陰濕的窗口  
有人在爲自己編織美麗的謊言  
夢在烏黑的車烟中散落  
祇留下影子和影子四散落魄的奔走

一九九一年我到來吉隆坡  
在孤寂中學習思考，探索和沉默  
因爲生存的詮釋，需要自己完成  
我遂化成了風聲  
獨奏都城變調的風色  
然後沉寂，然後漸漸  
忘掉自己……



夢在烏黑的車烟中散落／只留下影  
子和影子四散落魄的奔走



# 旅夜

從山上歸來的雨水  
帶來了一季的風笛  
訴說山溪滔滔壯志  
以及落葉飄散的淒涼

走了長長的一段路後  
再回首，人間的悲歡離合  
都唱成了一首歌

隱入山靄深深的暮色

在山下，我把客旅的故事  
點亮成一盞燈





倚窗看細雨斜過的天空  
一只燕尾飛剪出的  
晶瑩的星火

明天，山上的雨還會不會回來？  
我告訴窗外的芭蕉

：我很想家……………

閃爍出一個青年盛世的笑容  
萬家歡笑時  
小巖玉黃昏  
客來小巖

客來小巖



在山下，我把客旅的故事／點亮成  
一盞燈

# 客來小鎮

客來小鎮

小鎮正黃昏

萬家燈火初亮

閃爍出一個太平盛世的景象

有人飯後在門前閒話家常

有人走在窄巷吹起了小調

一雙情侶如兩尾相思魚依偎着游過

晚風吹來了十月的清涼

依稀狗吠

依稀蟲鳴

依稀踏入了遠年的故鄉

炊煙昇處，一扇窗  
 那里有母親溫馨的呼喚  
 呼喚着那個愛遠行的孩子，回家  
 回家，吃飯。

7/1/86

炊煙昇處，一扇窗



炊煙昇處，一扇窗／那里有母親溫馨  
 的呼喚

# 你又何曾睡去

這麼遙遠的相遇，在深夜  
你的笑聲滌蕩着我的心  
成一條汨汨的長河……

星子都坐在屋頂聽你的詩音  
時間在記錄

歲月和歲月的交談

而我却想起了一座海的遼闊

可以讓我眺望和思索

生命的幽藍

關於文學和哲學

二十五和五十年的滄桑

隱藏在冷冷的黑暗里

你的心情

我的眼睛

窗外，燈火熄了

夢漂向黎明

在一聲悲涼的號角聲里

我醒着

你又何曾睡去？

（▲九月中，在綠島遇吳岸

，徹夜長談，是以此詩為記

。）



# 後記

辛吟松

1  
午夜過後，當塵世的所有繁囂都隨着鞋聲在每一家的玄關上息歇時，我才開始以清靜如水的心情去翻閱那一疊即將付印成冊的詩稿。

檢閱舊作，感覺，一些逝去的悲歡歲月彷彿都從詩句上一一回來了，回來與我溫溫對笑。而昔昨那份跌宕歌詞，縱橫書卷的少年激情，却全化成了歲月里細細的微風，吹過了我平靜的心面，並剪出了粼粼的水紋。水紋里，所有的情愛和關懷都被圈在里頭了。

我喜歡這種感覺，像重溫舊夢。有一種荒涼和滄桑的淒美。因為這一份淒美，所以我頻頻回首，看時間從我的鬢角流過。看許多的人事在風里轉老。看時代遮遮風雲遽變，然後，一一化成歷史。

是的，我喜歡這種感覺，所以我企圖以有限的詩句去挽留無限淒美的時間，一如夸父追日，至死不悔。



寫詩七年，七年得失，寸心自知。

因此，每每在我罄澄心以凝思自己的生命轉折時，詩往往成了我心跡的存証。或許，這在於他人，只是個人在紙上的性情表現而已，但在我，却是一段生命的留聲，操雪精神，辯證着我底存在與結廬人間的真跡。

一千六百年前，陸機曰：「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  
今天，在虛無與寂寞之中，我想以詩句，來見證我的生命。

3

悄立市橋人不識

一星如月看多時

以前，讀到清人黃仲則的詩句，心中不免有感。如今想起這句詩時，心里却已釋然了。寫詩在我，他人識與不識，可做一晒忘掉。

因此孑然一身，踽踽行於詩道，獨與天地精神相往，是我握筆時最大的滿足。

所謂「素處以默，妙機其微」，寫詩時，只需留一盞燈給我，照看這莊嚴的天地，照見我所愛的人，照亮我華華的歲月 and 生命。這就已夠了。

這就已夠了，所有的喜悅將會在我建疊的字與字之間悠悠的成長。

4

其實，我是敬慕古人的驚才風逸和壯志煙高的。散髮可以傾山雨入盞，運思

可以精驚八極心遊萬仞。所以當我開始背讀古詩詞時，我已立意要寫詩。

當時弱冠剛過，在等待去國之際，頗有拍盡欄杆和醉里挑燈看劍的豪意。而我家屋後不遠處的田野千嶂重疊成互長綿遠的一脈淡青，時常如波浪激起我的詩興，從那時起，我開始用青春的激情，去換回自己在紙上留下的綽約詩音，眷戀而多情，一路行去。

然後呢？我出國求學的理想受挫，詩却潛勇奮發的一直被我寫下去，它持續了我的理想和堅持，篤定的支持着我面對現實里一些生命的橫逆，並讓我知道如何去肯定自己。

七年了，有詩如夢，長歌不絕，歲月却歷歷在我的眼前走過，人非物也非，心情也有些不同了。

但我仍愛讀詩和寫詩，唯有通過詩，我才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

所以，詩是我的憂患，是我的歡笑，是我的悲喜，是我坦誠和將執手相對老去的摯交。

## 5

收在這集詩冊里的詩，因題材的分別而類剪成四個輯部：政治的〈山風海雨〉、佛禪的〈大地歌聲〉、情愛的〈窗前笑我〉和生活的〈拍盡欄杆〉。

這些都是我近四年來的作品，還有不少的詩作因我一時疏懶忘了剪存而散失。然而檢點行囊，仍存有百多首的詩，一些詩作因題材不同或行數太長而不予選入，確也無可奈何。



九二年，我把全部跌宕的情性寓寄於聲韻流麗的律詩和詞令之中，在平仄里點墨，玩物喪志，流連忘返。新詩反而全無收穫。

因此，疏淪五藏，寧靜觀照，我仍希望未來能操詩才於時間的上游，如天地間的風，江湖中的魚，身無縛絲，來去自如。

## 6

就要出詩冊了，感覺上很好。

是的，感覺上很好，像我即將完成這多年來我一直執着和堅持的那一份出國的理想。

雖然，這或許將會使我失去一些東西，但我還能說些什麼呢？  
沾衣不足惜呵，但使願無違。

## 7

這本詩冊的完成，首先應該感謝的是陳思源，這漢子胸懷熱血，頗有燕趙兒女的豪邁，他的一再督促，使這本詩冊終於如願付印。

也感謝遠在香港中文大學執教的鄭長樹博士為此詩冊題字，鄭老師的學問、山水畫和書法一直是我所敬慕的，如今獻墨，自見真情。

此詩冊承蒙吳岸，方昂，何乃健及陳蝶諸子為各詩輯寫評序，及張永修費盡勞心的編版和設計，在此全都一並謝了。

（一九九二年七月卅一日·吉隆坡）

藝青著

他用理性與知性的  
筆觸，提出對藝術的見  
解，他用感性與真摯的  
文字，道出情字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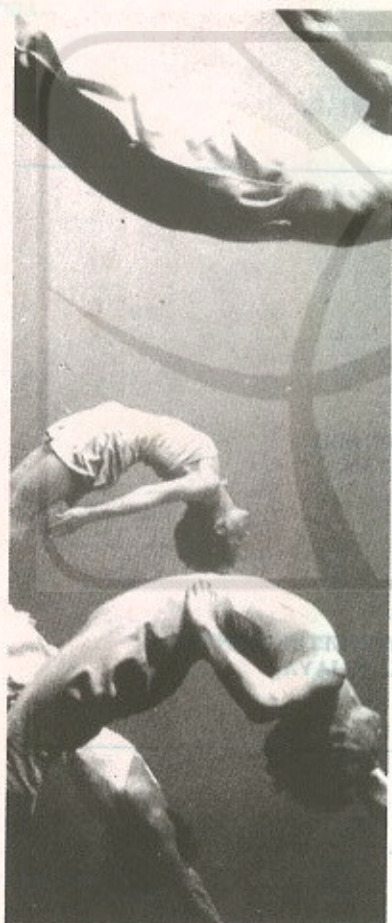
康影飛 序



# 失傳

口郵購處：

CHAN YEONG SIEW  
No. 405, BLOK 51,  
JALAN 24/2, SECTION 24,  
40000 SHAH ALAM,  
SELANGOR, MALAYSIA.



每冊馬幣四元正

雨林文集  
1



雨林文集2  
風起的時候

作者：辛吟松  
編者／美工：張永修  
校對：黃靈燕、黃筱韻  
書名提字：鄭良樹  
雨林篆刻：黃金炳  
封面封底畫作：蔡大雄  
內頁插畫：陳英德、汪曉靈、譚昌鎔

出版者：雨林小站  
NO. 405, BLOCK 51,  
JALAN 24/2, SECTION 24,  
40000 SHAH ALAM,  
SELANGOR.

印刷者：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TEL: 03-6269211, 6270699.  
FAX: 03-6270761.

植字者：文化長城打字中心  
CULTURAL WALL PHOTOTYPESETTING CENTRE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1992年7月初版一千五百冊  
1992年9月第二版五百冊

定價每冊馬幣M\$10.00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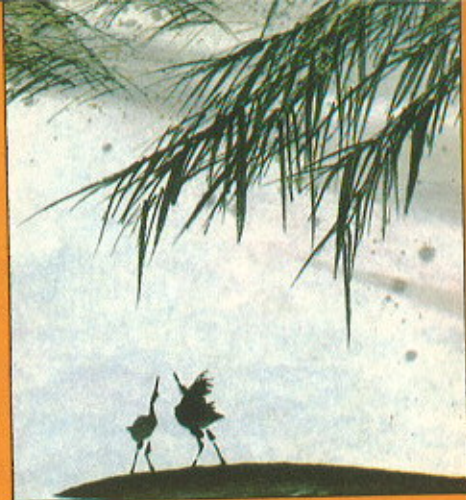
雨林文集2  
風起的時候

郵購處：

CHAN YEONG SIEW  
NO. 405, BLOCK 51,  
JALAN 24/2, SECTION 24,  
40000 SHAH ALAM,  
SELANGOR,  
MALAYSIA.

辛吟松著

# 風起的時候



雨林文集2



他訴說的正是華族的隱憂：我們這一代算了，下一代呢？很多人移民就是爲了持續孩子枕上安詳的夢，爲的就是逃避“蟬蛙冗長的論辯／依稀關於土地和陽光的分配”。

——方昂序〈山風海雨〉

辛吟松的禪詩，善於從投影入內心的繁複現象中，巧妙地挑選與提煉貼切的意象，將抽象與概念化的直敘與鋪陳，塑造成具體與形象化的渾然意境。

——何乃健序〈大地歌聲〉

而蒼茫應是辛吟松整輯情詩帶出的主題和重點！它不只是暮色、鴉聲、心境和煙雲，它是一個境界，帶着含蓄而莊重，哀矜而內斂，沉默而期許的情懷，這便是一種執着的顏色，像一首天長地久的老歌。

——陳蝶序〈窗前笑我〉

他是一個巨大的漂泊的民族的尋根遠征隊伍的年輕歌吟者／他以祖母懷抱中的體溫的記憶唱起被遺忘了的遙遠的歌謠

——吳岸序〈拍盡欄杆〉